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四

白下蔡 昇元放甫評點

第六十三回

老邢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列國傳中許多才智婦人知微慮遠不可勝數至如羊舌夫人之言只是借口以解說其妬耳後來叔虎惹出禍來乃是偶然相應未可以才智名色加之不然請問有甚美者必有甚惡是如何解說天下後世誰其信之

古語云小人不可與作緣賢者之論出處則曰居視其所與出視其所由蓋恐一染小人之交則必爲終身品節之玷且慮其責報深則難以副其求倘有不法之行必將受其累也出處且

然况生死之際乎羊舌聃之不應樂王鮒正以鮒爲君之嬖臣  
小人也由之而免死先已自失其守矣且與小人作緣則後日  
何以自立乎自是高品深意其應伯華之言猶是托詞非本意  
也至于竟不往謝祁奚尤見識力伯華不及多矣至于祁奚之  
賢自是不消說得

辛俞是忠臣是義士然却是個全人所持者正好處全在勸樂  
盈不可叛晉便見得大義凜然不是一味懷恩附黨偏護徇私  
也

齊莊恥于受命欲自率一隊以橫行志願未嘗不好只是不想  
訪求賢智之士與之共國而尚欲以勇爵成功其計已左至悅  
棠姜之色而宣淫于臣子之家則皆淫無道之甚矣又助欒盈  
而襲晉更于大義有乘真是糊塗可笑

欒盈爲逆事不可成魏舒助之先得滅族之罪范鞅之劫魏舒  
其爲功于國家者尙爲有限而其造禍乎魏氏者眞無涯也

話說箕遺正在叔虎家中只等黃淵到來夜半時候一齊發作却被

范鞅領兵圍住府第外面家丁不敢聚集遠遠觀望亦多有散去者  
兵貴神速正  
爲此等去處叔虎乘梯向牆外問曰小將軍引兵至此何故范鞅曰

汝平日黨于欒盈今又謀斬關出應罪同叛逆吾奉晉侯之命特來

取汝叔虎曰我並無此事是何人所說范鞅卽呼章鏗上前使證之

此時亦用于証  
當面乎可笑叔虎力大振起一塊牆石望章鏗當頭打去打個正

着把頂門都打開了范鞅大怒教軍士放火攻門叔虎慌急了向箕

遺說我等寧可死裏逃生不可坐以待縛遂提戟當先箕遺仗劍在

後發聲喊冒火殺出范鞅在火光中認得二人教軍士一齊放箭此

時火勢熾灼已難躲避怎當得箭如飛蝗二人縱有冲天本事亦無

用處雙雙被箭射倒遺實是不消說叔虎素愛其水也幸可以

將撓鈎搭出已自半死綁縛車中救滅了火只聽得車聲軋軋

落火炬燭天而至乃是中軍副將荀吳率本部兵前來接應中途正

遇黃淵亦被擒獲范荀合兵一處將叔虎實遺黃淵解到中軍元帥

范匄處范匄曰樂黨尙多只擒此三人尙未除患當悉拘之乃復分

路搜捕絳州城中開了一夜直至天明范鞅拘到智起籍偃州賓等

婦丈一在其內平一笑荀吳拘到中行喜幸俞及叔虎之兄羊舌赤弟羊舌盼

頃難免一笑都囚于朝門之外俟候晉平公出啟奏定奪單說羊舌

赤字伯華羊舌盼字叔向與叔虎雖同是羊舌職之子叔虎是庶母

所生當初叔虎之母原是羊舌夫人房中之婢甚有美色其夫欲之

夫人不遣侍寢時伯華叔向俱已年長諫其勿如其母笑曰吾豈妬

婦哉正恐不免吾聞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二語不知問于何處應

大澤實生龍蛇恐其生龍蛇為汝等之禍是以不遣耳叔向等順父

之意固請于母乃遣之一宿而有孕生叔虎及長成美如其母而勇

力過人樂盈自幼與之同臥起想必是磨坊生意矣一笑相愛宛如夫婦他是樂

黨中第一個相厚的所以兄弟並行囚禁大夫樂王鮒字叔魚其時

方嬖幸于平公平曰慕羊舌赤盼兄弟之賢意欲納交而不得便知二人

素曰立至是聞二人被囚特到朝門正遇羊舌盼撫而慰之曰子勿

憂吾見主公必當力為子請羊舌盼嘿然不應高品深意樂王鮒有慙色

羊舌赤聞之責其弟曰吾兄弟畢命于此羊舌氏絕矣樂大夫有寵

于君言無不從倘借其片語天幸赦宥不絕先人之宗汝奈何不應

以失要人之意羊舌盼笑曰死生命也若天意降祐必繇祁老大夫

叔魚何能為哉羊舌赤曰以叔魚之朝夕君側汝曰不能以祁老大

天之致政閑居而汝曰必繇之吾不知其解也羊舌盼曰叔魚行媚

者也君可亦可君否亦否正是器差一層便不知其解此語自是權詞 祁老大夫外舉不

避仇內舉不避親謂舉解狐祁午 豈獨遺羊舌氏乎此語却少頃 晉平公臨

朝范匄以所獲樂黨姓名奏聞平公亦疑羊舌氏兄弟三人皆在其

數問于樂王鮒曰叔虎之謀亦與盼實與聞否樂王鮒心愧叔向乃

應曰至親莫如兄弟豈有不知平公乃下諸人于獄此可見樂王鮒非不能得之干

君盼亦不使司寇議罪時祁奚已告老退居于祁今太原府祁縣 其子祁午

與羊舌赤同僚午為中軍 相善星夜使人報信于父求其以書達范

匄為赤未寬奚聞信大驚曰赤與盼皆晉國賢臣祁午自為同僚分上祁奚便念及賢

才父高子有此奇冤我當親往救之乃乘車連夜入都未及與祁午

相會便叩門來見范匄救人救徹 曰大夫老矣冒風露而降之必

有所諭祁奚曰老夫為晉社稷存亡而來非為別事范匄大驚問曰

不知何中關係社稷有煩老大夫如此用心祁奚曰賢人社稷之衛

也羊舌職有勞于晉室其子赤盼能嗣其美一庶子指叔虎 不肖遂聚

而殲之豈不可惜昔卻芮為逆卻缺升朝即以本國近年人作父子

之罪不相及也况兄弟乎子以私怨多殺無辜使玉石俱焚晉之社

稷危矣范匄蹙然離席曰老大夫所言甚當但君怒未解匄與老大夫

夫同詣君所言之于是並車入朝見平公奏言赤盼與叔虎賢不肖

不同必不與聞欒氏之事且羊舌之勞不可廢也平公大悟宣赦赦

出赤盼二人使復原職智起中行喜籍偃州賓辛俞皆斥為庶人惟

叔虎與遺箕黃淵處斬可憐殺却一個 赤盼二人蒙赦人朝謝恩事

畢羊舌赤謂其弟曰當往祁老大夫處一謝盼曰彼為社稷非為我

也何謝焉只在素行 竟登車歸第羊舌赤心中不安自往祁午處請

見祁奚午曰老父見過晉君即時回祁去矣未嘗少留須臾也羊舌

赤曰彼固施不望報者吾愧不及盼之高見也揖翁有詩云

尺寸微勞亦望酬

拜恩私室豈知羞

必如奚盼纒公道

笑殺紛紛貨賂求

州賓復與欒祁往來范句聞之使力士刺殺州賓于家

生出這樣女兒真是沒法

却說守曲沃大夫胥午昔年曾為欒書門客欒盈行過曲沃胥午款

迎極其慇懃欒盈言及城著胥午許以曲沃之徒助之留連三日欒

樂等報信已至言陽畢領兵將到督戎曰晉兵若至便與交戰未必

便輸與他州綽刑蒯曰專為此事恐恩主手下乏人吾二人特來相

助盈曰吾未嘗得罪于君特為怨家所陷耳若與拒戰彼有辭矣不

如逃之以俟君之見察此處還有主意胥午亦言拒戰之不可即時收拾車

乘盈與午灑淚而別出奔于國比及陽畢兵到著邑邑人言盈未曾

到此在曲沃已出奔了陽畢班師而歸一路宣布欒氏之罪百姓皆

知欒氏功臣且欒盈為人好施愛土無不嘆惜其冤者可見公道在人心不是否

得壓得

范句言于平公嚴禁欒氏故臣不許從欒盈從者死家臣辛

俞初聞欒盈在國乃收拾家財數車出城欲往從之被守門吏盤住

執辛俞以獻于平公平公曰寡人有禁汝何犯之辛俞再拜言曰臣

愚甚不知君所以禁從欒氏者誠何說也平公曰從欒氏者無君是

以禁之辛俞曰誠禁無君則臣知免于死矣臣聞之三世仕其家則

君之再世則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臣自祖若父以無大援于國

世隸於欒氏食其祿今三世矣欒氏固臣之君也臣惟不敢無君是

以欲從欒氏又何禁乎且盈雖得罪君逐之而不誅得無念其先世

犬馬之勞賜以生全乎今羈旅他方器用不具衣食不給或一朝填

於溝壑君之仁德無乃不終臣之此去盡臣之義成君之仁且使國

人聞之曰君雖危難不可棄也於以禁無君者大矣真是會說平公

說其言曰子姑留事寡人寡人將以欒氏之祿祿子辛俞曰臣固言

之矣樂氏臣之君也舍一君又事一君其何以禁無君者必欲見留  
臣請死有守之士平公曰子往寡人姑聽子以遂子之志雖是動于辛俞之言却亦不失  
厚辛俞再拜稽首乃領了數車輜重昂然出絳州城而去史臣有詩  
稱辛俞之忠詩曰

翻雲覆雨世情輕

霜雪方知松柏榮

三世爲臣當効死

肯將晉主換欒盈

却說欒盈居國境上數月欲往郢都見國王忽轉念曰吾祖父宣力  
國家與國世仇倘不相容奈何欲改適國而資斧空乏却得辛俞驅  
輜車來到得濟其用遂修整車徒望國進發此國靈王二十一年  
事也再說國莊公爲人好勇喜勝不屑居人之下不知所以能上之方終不免于居人  
下雖然受命澶淵終以平陰之敗爲恥嘗欲廣求勇力之士自爲一  
隊親率以橫行天下橫行天下豈一隊勇士之所能耶繇是於卿大夫士之外別立

勇爵祿比大夫必須力舉千斤射穿七札者方與其選先得殖綽郭  
最次又得賈舉邴師公孫倣封具鐸甫襄尹僕埋音樓等共是九人  
莊公日日召至宮中相與馳射擊刺以爲笑樂一日莊公視朝近臣  
報道今有國大夫欒盈被逐來奔國莊公喜曰寡人正思報國  
之怨今其世臣來奔寡人之志遂矣欲遣人往迎之大夫晏嬰出奏  
曰不可不可小所以事大者信也吾新與國盟今乃納其逐臣倘國  
人來責何以對之納逐臣與納叛臣不同猶不足以爲罪莊公大笑曰卿言差矣國晉  
匹敵正恐未能匹敵豈分小大昔之受盟聊以紓一時之急耳寡人豈終事  
首如國晉者耶遂不聽晏嬰之言使人迎欒盈入朝盈謁見稽  
首哭訴其見逐之緣莊公曰卿勿憂寡人助卿一臂必使卿復還國  
欒盈再拜稱謝莊公賜以大館設宴相款州綽邢蒯侍于欒盈之  
傍莊公見其身大貌偉問其姓名二人以實告莊公曰向日平陰之

役擒我殖綽郭最者非爾耶綽蒯叩首謝罪莊公曰寡人慕爾久矣  
 命賜酒食因謂盈曰寡人有求于卿卿不可辭盈對曰苟可以應君  
 命者即髮膚無所愛莊公曰寡人無他求欲暫乞二勇士為伴耳  
 不奪人所好齊莊殊覺不情樂盈不敢拒只得應允快快登車依人之苦如此嘆曰幸彼  
 未見督戎不然亦為所奪矣莊公得州綽刑蒯列于勇爵之末既以  
 而索之乃列其位乎末何也二人心不服一日與殖綽郭最同視于莊公之側  
 二人假意佯驚指綽最曰此吾國之囚何得在此在他矮簷下郭最  
 應曰吾等昔為奄狗所誤須不比你跟人逃竄也州綽怒曰汝乃我  
 口中之虱尚敢跳動耶殖綽亦怒曰汝今日在我國中也是我盤中  
 之肉矣刑蒯曰既然汝等不能相容即當復歸吾主郭最曰堂堂國  
 國難道少你兩人不成四人語硬面赤各以手舞佩劍漸有相併之  
 意莊公乃用好言勸解取酒勞之謂州綽刑蒯曰寡人固知二卿不

肩若國人之下也

既居聽得何以又屈之于先乎

乃更勇爵之名為龍虎二爵分任

左右右班龍爵州綽刑蒯為首又選得國人盧蒲癸王何使列其下

左班虎爵則以殖綽郭最為首賈舉等七人依舊次序眾人與其列

者皆以為榮惟州邢殖郭四入到底心下各不利順時崔杼對以

援立莊公之功位皆上卿同執國政莊公常造其宅飲酒作樂或時

舞劍射棚無復君臣之隔單說崔杼之前妻生下二子曰成曰驥數

歲而妻死再娶東郭氏乃是東郭偃之妹先嫁與棠公為妻謂之棠

姜生一子名曰棠無咎那棠姜有美色崔杼因往弔棠公之喪窺見

姿容央東郭偃說合娶為繼室亦生一子曰明崔杼因寵愛繼室遂

用東郭偃棠無咎為家臣以幼子崔明托之謂棠姜曰俟明長成當

立為適子此一段話且閣過一邊且說國莊公一日飲于崔杼之室

崔杼使棠姜奉酒莊公悅其色乃厚賂東郭偃使之通意乘間與之



私合治容論通可來往多遍在村漸漸知覺盤問棠姜棠姜曰誠有

之彼挾國君之勢以臨我非一婦人所敢拒也畢竟是自不貞節耳杼曰然則

汝何不言棠姜曰妾自知有罪不敢言耳却道曰崔杼嘿然久之

曰此事與汝無干開釋得好便是自此有謀弑莊公之意周靈王二

十二年吳王諸樊求婚于晉晉平公以女嫁之晉莊公謀于崔杼曰

寡人許納欒盈未得其便聞曲沃守臣乃欒盈厚交今欲以送賸

嫁為名順便納欒盈于曲沃使之襲晉此事如何崔杼銜恨晉侯私

心計較正欲晉侯結怨于晉待晉侯以兵來討然後委罪于君弑之

以為媚晉之計今日莊公謀納欒盈正中其計乃對曰曲沃人雖為

欒氏恐未能害晉主公必然親率一軍為之後繼若盈自曲沃而入

主公揚言伐晉絲濮陽自南而北兩路夾攻晉必不支莊公深以為

然以其謀告于欒盈欒盈甚喜家臣辛俞諫曰俞之從主以盡忠也

亦願主之忠于晉君也大義盈曰晉君不以我為臣奈何獨不念

辛俞曰昔紂囚文王于羑里文王三分天下以服事殷晉君不

念欒氏之勲黜逐吾主糊口于外誰不憐之一為不忠何所容于天

地之間耶正是把個不忠罪各自做欒盈不聽辛俞泣曰吾主此行

必不免俞當以死相送乃拔佩刀自刎而死史臣有讚云

盈出則從 盈叛則死 公不背君

私不背主 卓哉辛俞 晉之義士

晉莊公遂以宗女姜氏為媵遣大夫析歸父送之于晉多用溫車載

欒盈及其宗族欲送至曲沃州綽刑蒯請從莊公恐其歸晉乃使殖

綽郭最代之囑曰事欒將軍猶事寡人也行過曲沃盈等易服入城

夜叩大夫胥午之門午驚異啟門而出見欒盈大驚曰小恩主安得

到此盈曰願得密室言之午乃迎盈入于深室之中盈執胥午之手

欲言不言不覺淚下午曰小恩主有事且共商量不須悲泣盈乃收  
淚告曰吾為范趙諸大夫所陷宗祀不守今晉侯憐其非罪致我于  
此晉兵且踵至矣子若能興曲沃之甲相與襲絳晉兵攻其外我等  
攻其內絳可入矣然後取諸家之仇我者而甘心焉因奉晉侯以合  
于晉樂氏復與在此一舉午曰晉勢方強范趙智荀諸家又睦恐不  
能僥倖徒以自賊奈何只以利害言便不及幸命之正盈曰吾有力士管戎一人可  
當一軍且殖綽郭最晉國之雄樂樂樂劬強力善射晉雖強不足懼  
也昔我佐魏絳于下軍其孫舒每有請托我無不周旋彼感吾每思  
圖報若更得魏氏為內助此事可八九矣萬一舉事不成雖死無恨  
竟孤注一擲注意午曰俟來日探人心何如乃可行也盈等遂藏于深室至  
次日胥午托言夢共太子謂也祭于其祠以餽餘饗其官屬伏樂盈  
于壁後三觴樂作胥午命止之曰昔共太子之寃吾等忍聞樂乎眾

皆嗟嘆胥午曰臣子一例也今樂氏世有大功同朝譖而逐之亦何  
異共太子乎眾皆曰此事通國皆不平不知孺子盈年幼故猶能反  
國否胥午曰假如孺子今日在此汝等何以處之眾皆曰若得孺子  
為主願為盡力雖死無悔坐中多有泣下者胥午曰諸君勿悲樂孺  
子見在此樂盈從屏後趨出向眾人便拜眾人俱拜盈乃自述還晉  
之意若得重到絳州城中死亦瞑目眾人俱踴躍願從只知圖報私思不知照顧  
大是日暢飲而散次日樂盈寫密書一封托曲沃賈人送至絳州魏  
舒處舒亦以范趙所行大過得此密信即寫回書言其裏甲以待只  
等曲沃兵到即便相迎便亦不顧無君可笑之甚樂盈大喜胥午搜括曲沃之甲  
共二百二十乘樂盈率之樂之族人能戰者皆從老弱俱留曲沃督  
戎為先鋒殖綽樂樂在右郭最樂劬在左黃昏起行來襲絳都自曲  
沃至絳止隔六十餘里一夜便到壞郭而入直抵南門絳人全然不

知亦謂疎于防患正是疾雷不及掩耳剛剛掩上城門守禦一無所設不

消一箇時辰被督戎攻破招引欒兵入城如入無人之境此時晉國殊亦危哉

時范匄在家朝饗方徹忽然欒王鮒喘吁而至報言欒氏已入南門

范匄大驚急呼其子范鞅鮒甲拒敵欒王鮒曰事急矣奉主公走固

宮猶可堅守固宮者晉文公為呂卻鮒焚宮之難乃於公宮之東隅別

築此宮以備不測廣袤十里有餘內有宮室臺觀積粟甚多輪選國

中壯甲三千人守之外掘溝塹牆高數仞極其堅固故曰固宮范匄

憂國中有內應鮒曰諸大夫皆欒怨家可慮惟魏氏耳若速以君命

召之猶可得也亦有應變之才不可范匄以為然乃使范鞅以君命

召魏舒以其變人而林殺一面催促僕人駕車樂王鮒又曰事不可知宜晦其迹蓋恐

別有應者耳亦時平公有外家之喪范匄與樂王鮒俱衷甲加墨縗以經蒙其首詐為婦人直入宮中奏知平公即御公以入于固宮却

說魏舒家在城北隅范鞅乘輅車疾驅而往但見車徒已列門外舒

戎裝在車南向將往迎欒盈矣還不曾去魏范鞅下車急趨而進曰

欒氏為迎主公已在固宮鞅之父與諸大臣皆聚于君所使鞅來迎

吾子魏舒未及答言范鞅踴身一跳早已登車右手仗劍左手牽魏

舒之帶曉得魏舒不敢做聲范鞅喝令速行與人請問何往范鞅厲

聲曰東行往固宮於是車徒轉向東行逕到固宮未知後事如何再

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欒盈滅族

且于門杞梁死戰

欒盈以臣叛君其理逆晉侯以君討臣其理順晉國全勝諸大

家相睦其力强欒盈以一人而在廢逐之餘其力弱晉侯保于

家相睦其力强欒盈以一人而在廢逐之餘其力弱晉侯保于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四  
回宮有所守而徐以圖外其勢易變盈自外求入露宿而謀攻其勢難理力與勢皆處于不如之地此即智勇全備猶自難以圖成乃併無一智謀之士相從僅靠一督戎之勇不亡何待斐豹之勇與督戎相似而竟能取勝者則賴有智以副之也勇智如此設不遇樂盈之事亦將終身困于廁役而無由以表見矣資格困人可勝浩嘆

齊莊特設勇爵可謂加意之至強奪人之勇臣而又屈之于班末以啟其爭端又不能教好勇之人使之知禮而令其忿爭于君前立五乘之賓以寵勇士既召華周祀梁而又不使之列于此位全無經緯措置乖方則其好勇而欲橫行只是狂夫妄念且殊不足取

却說范匄雖遣其子范鞅往迎魏舒未知逆順如何心中委決不下

親自登城而望見一簇車徒自西北方疾驅而至其子與魏舒同在一車之上喜曰樂氏孤矣即開宮門納之魏舒與范匄相見兀自顏色不定有毛病人自然變現在臉上匄執其手曰外人不諒頗言將軍有私于樂氏匄固知將軍之不然也若能共滅樂氏者當以曲沃相勞舒此時已落范氏牢籠之內只得唯唯命遂同謁平公共商應敵之計須臾

魏諸臣陸續而至有這樣許多人皆帶有車徒軍勢益盛固宮止有

前後兩門俱有重關范匄使趙苟兩家之軍協守南關二重韓無忌兄弟協守北關二重午諸人周圍巡徼范匄與鞅父子不離公左

右樂盈已入絳城不見魏舒來迎心內懷疑乃屯于市口使人哨探

回報晉侯已往固宮百官皆從魏氏亦去桑盈大怒曰舒欺我若相見當手刃之不能即撫督戎之背曰用心往攻固宮富貴與子共

也督戎曰戎願分兵一半獨攻南關恩主率諸將攻北關且看誰人  
先入此時雖郭雖則與盈同事然郭雖却是盈帶往國

國去的國侯作典了他綽最每受其奚落俗語云怪樹怪了人

與郭二將有些心病原原本本未免遷怒到盈身上盈口

口聲聲只譖戎之勇並無俯仰最之意不加禮二人只欲誇督

下事豈有一人之力綽最怎肯把熱氣去呵他冷面也有坐觀成敗

的意思不肯十分出力盈所靠只是督戎一人當督戎手提雙

戟乘車逕往固宮要取南關在關外閱看形勢一馳一驟威風凜凜

殺氣騰騰分明似一位黑煞神下降國軍素聞其勇名見之無不膽

落趙武嘖嘖嘆羨不已武部下兩員驍將叫做解雍解雍兄弟二人

皆使長鎗軍中有各聞主將嘆羨心中不服督戎雖勇非有三頭

六臂某弟兄不揣欲引一枝兵下關定要活捉那解雍趙武曰汝

須仔細不可輕敵二將裝束齊整飛車出關隔壘大叫來將是督將

軍否可惜你如此英勇却跟隨叛臣早早歸順猶可反禍為福雖知

不可少督戎聞叫大怒喝教軍士填壘而渡軍土方負土運石

督戎性急將雙戟按地儘力一躍早跳過壘北二解到喫了一驚挺

鎗來戰督戎督戎舞戟相迎全無懼怯解雍的駕馬早被督戎一戟

打去折了背脊車不能動連解肅的駕馬嘶鳴起來也不行走二解

欺他單身跳下車來步戰督戎兩枝大戟一左一右使得呼呼的響

解肅一鎗刺來督戎一戟拉去戟勢去重磅音的一聲那枝鎗音

為兩段解肅撇了鎗杆便走解雍也著了忙手中遲慢被督戎一戟

刺倒便去追趕解肅解肅善走逕奔北關縋城而上督戎趕不著退

轉來要結果解雍已被軍士救入關去了督戎氣忿忿的獨自挺戟

而立叫道有本事的多着幾個出來一總廝殺省得費了工夫關上

無人敢應督戎守一會仍回本營分付軍士打點明日攻關是夜解  
雍傷重而死趙武痛惜不已解肅曰明日小將再決一戰誓報兄仇  
雖死不恨荀吳曰我部下老將平登他有二子平剛平勁俱有千斤  
之力見在晉侯麾下侍衛今夜使平登喚來明早同解將軍出戰三  
人戰一箇難道又輸與他趙武曰如此甚好荀吳自去分付平登去  
了次早平剛平勁俱到趙武看之果然身材魁偉氣象猙獰慰勞了  
一番命解肅一同下關那邊督戎早把坑塹填平直逼關下搦戰這  
裡三員猛將開關而出督戎大叫不怕死的都來三將並不打話一  
枝長鎗兩柄大刀一齊都奔督戎督戎全無懼怯殺得性起跳下車  
來將雙戟飛舞儘著氣力落戟去處便有千鈞之重平勁車軸被督  
戎打折只得跳下車來著了督戎一戟打箇希爛平剛大怒拚命止  
前怎奈戟鋒如箭沒處進步督戎之勇實是過人若沒老將平登喝

叫且歇關上鳴起金來平登親自出關接應平剛解肅進去督戎教  
軍士攻關關上矢石如雨軍士多有傷損惟督戎不動分毫真勇將  
也趙武與荀吳連敗二陣遣人告急于范匄范匄曰一督戎勝他不  
得安能平欒氏乎是夜秉燭而坐悶悶不已范匄老將何有一隸人  
侍側叩首而問曰元帥心懷鬱鬱莫非憂督戎否范匄視其人姓斐  
名豹原是屠岸賈手下驍將斐成之子囚坐屠黨沒官爲奴在中軍  
服役范匄奇其言問曰爾若有計除得督戎當有重賞斐豹曰小人  
名在丹書即罪案也枉有冲天之志無處討箇出身罪殺元帥若於丹書  
上除去豹名小人當殺督戎以報厚德范匄曰爾若殺了督戎吾當  
請于晉侯將丹書盡行焚棄收爾爲中軍牙將斐豹曰元帥不可失  
信范匄曰若失信有如紅日但不知用車徒多少斐豹曰督戎向在  
絳城與小人相識時常角力賭勝其人恃勇性躁專好獨鬪若以車

徒往不能勝也小人情願單身下關自有擒督戎之計便已算定

何曰汝莫非去而不返此處不可少斐豹曰小人有老母今年七十八歲

又有幼子嬌妻豈肯罪上加罪作此不忠不孝之事如有此等亦如

紅曰范旬大喜勞以酒食賞兕甲一副次日斐豹穿甲于内外加練

袍札縛停當頭戴韋弁足穿麻屨腰藏利刃手中提一銅鎚重五十

二斤來辭范旬曰小人此去殺得督戎奏凱而回不然亦死于督戎

之手決不兩存范旬曰我當親往看汝用力即時命駕車使斐豹驂

乘同至南關趙武荀吳接見訴以督戎如此英雄連折二將范旬曰

今日斐豹單身赴敵只看身爲元帥不能運籌制勝却說侯福分看國柱福分殊爲失體失言

言猶未已關下督戎大呼搦戰斐豹在關上呼曰督君還認得斐大

否豹行大故自稱斐大乃昔年彼此所呼也督戎曰斐大如今還敢

來賭一死生麼斐豹曰他人怕你我斐豹不怕你把兵車可退後我

與你兩人只地下賭鬪雙手對雙手兵器對兵器不是你死我活也

落得箇英名傳後督戎曰此論正合吾意遂將軍士約退這裡關門

開處單單放一箇斐豹出來兩個就在關前交戰約二十餘合未分

勝敗斐豹詐言道我一時內急可暫住手臨軍而作此言只如戲事

督戎那裡肯放斐豹先瞧見西邊空處有一帶短牆然却是對督戎聲口恰好捉箇

空隙就走督戎隨後趕來大喝走向那裏去范旬等在關上看見督

戎追斐豹慌捏一把汗誰知斐豹却是用計奔近短牆撲的跳將進

去督戎見斐豹進牆去了亦踰牆而入只道斐豹在前面却不知斐

豹隱身在一棵大樹之下專等督戎進牆計亦出其不意提起五十

二斤的銅鎚自後擊之正中其腦腦漿迸裂撲地便倒兀自把右腳

飛起將斐豹胸前兕甲碾去一片斐豹急拔出腰間利刃剝下首級

復跳牆而出關上望見斐豹手提有血淋淋的人頭已知得勝大開

關門解肅卒剛引兵殺出樂軍大敗一半殺了一半投降逃去者十無一二范旬仰天漑酒曰此晉侯之福也卽酌酒親賜斐豹就帶他往見晉侯晉侯賞以兵車一乘注功績第一潛淵先生有詩云

督戎神力世間無

敵手誰知出隸夫

始信用人須破格

笑他肉食似雕瓠

再說樂盈引大隊車馬攻打也關連接督戎捷報盈謂其下曰吾若有兩督戎何患固宮不破耶維綽踐郭最之足郭最以自答之各低頭不語清景惟有樂樂樂真思欲建功不避矢石韓無忌韓起因前關屢敗不敢輕出只是嚴守到第三日樂盈得敗軍之報言督戎被殺全軍俱沒嚇得手足無措方請維綽郭最商議佛脚時抱綽最笑曰督戎且失利况我曹乎怪不得樂盈垂淚不已樂樂曰我等死生決于今夜當令將士畢聚北門於三更之後悉登轎車放火燒關或可

人也樂盈從其計晉侯喜督戎之死置酒慶賀韓無忌韓起俱來獻觴上壽飲至二更方散纔回北關點視方畢忽然車聲轟起樂兵軍馬大集轎車高與關齊火箭飛蝗般射來延燒關門火勢凶猛關內軍士存札不牢樂樂當先樂鮐繼之乘勢遂占了外關韓無忌等退守內關遣人飛報中軍求救范旬命魏舒往南關替回荀吳一枝軍馬往北關幫助二韓遂同晉侯登臺望見樂兵屯于外關寂然無聲范旬曰此必有計傳令內門用心防禦守至黃昏樂兵復登轎車仍用火器攻門這裏預備下皮帳帳用牛皮爲之以水浸透撐開遮蔽蔽火不能入亂了一夜兩下暫息范旬曰賊已逼近儻久而不退晉復乘之國必殆矣遂命其子范鞅率斐豹引一枝軍從南關轉至北門從外而攻刻定時辰約會二韓守關荀吳率半剛引一枝軍從內關殺出外關腹背夾攻殺他兩下不能相顧此計都好然何使趙武魏



舒移兵屯于關外以防南逸

此處乃用魏

調度已畢奉晉侯登臺觀

戰地執臨行請于句曰鞅年少望輕願假以申軍旗鼓句許之鞅仗

劍登車建旆而行方出南關謂其下曰今日之戰有進無退若兵敗

吾先自頸必不令諸君獨死眾皆踴躍却說荀吳奉范句將令使將

士飽食結束專等時候只見樂兵紛紛擾擾俱退出外關心知外兵

已到一聲鼓響關門大開卒剛在前荀吳在後甲士步卒一齊殺出

樂盈亦慮晉軍內外夾攻使樂魴用鐵葉車塞外門之口分兵守之

荀吳之兵不能出外范鞅兵到樂樂見大旆驚曰元帥親至乎使人

察之回報曰小將軍范鞅也樂曰不足慮矣乃張弓挾矢立于車中

顧左右曰多帶繩索射倒者則牽之馳入晉軍左射右射發無不中

其弟樂榮同在車中謂曰矢可惜也多射無名樂乃不射少頃望見

一車遠遠而來車中一將韋弁練袍形容古怪樂盈指曰此人名斐

豹卽殺我督將軍者可以射之樂樂曰俟近百步汝當爲我喝采言

未畢又一車從旁經過樂樂認得車中乃是小將軍范鞅想道若射

得范鞅却不勝如斐豹又是斐豹造化乃驅車逐鞅而之樂樂之箭從來

百發百中偏是這一箭射個落空卽此可知范鞅回顧見是樂樂大

罵反賊死在頭上尙敢射我樂樂便教回車退走他不是真懼范鞅

因射他不着欲回車誘他趕來覷得親切好端的放箭誰知殖綽郎

最亦在軍中忌樂樂善射惟恐其成功一見他退走遂大呼曰樂氏

敗矣御人聞呼又錯認別枝兵敗了舉頭四望轡亂馬逸路上有大

槐根車輪誤觸之而覆把樂樂跌將出來恰恰的斐豹趕到用長戟

鈞之斷其手肘可憐樂樂是樂族第一箇戰將今日死于槐根之側

豈非天哉鬻翁有詩云

猿臂將軍射不空

偏教一矢誤英雄

老天已絕樂家祀

怎許軍中建大功

樂樂跳下車不敢來救樂樂急逃而免殖綽郭最難回齊國郭最

奔秦殖綽奔樂乃聞樂樂之死放聲大哭軍士無不哀泣樂紆守

不住門口收兵保護樂盈往南而奔荀吳與范鞅合兵從後追來盈

魴同曲沃之眾抵死拒敵大殺一場兵纔退盈魴亦身帶重傷行

至南門又遇魏舒兵攔住樂盈垂淚告曰何不于刃魏伯伯獨

不憶下軍共事之日乎盈知必死然不應死于魏伯之手也魏舒意

中不忍使車徒分列左右讓樂盈一路樂盈樂魴引着殘兵急急奔

回曲沃去了須臾趙武軍到問魏舒曰樂子已過何不追之魏舒

曰彼如釜中之魚甕中之鼈自有庖人動手舒念先人僚誼誠不忍

操刀也此謂趙武中惻然亦不行追趕范句聞樂盈已去知魏舒

故人情置之不言乃謂范鞅曰從盈者皆曲沃之甲此去必還曲沃

彼爪牙已盡汝率一軍圍之不憂不下也荀吳亦願同往范句許之

二將帥車三百乘圍樂盈于曲沃范句奉晉平公復回公宮取冊書

之因斐豹得脫隸籍者二十餘家這些人是范句遂收斐豹為牙

將話分兩頭却說齊莊公自打發樂盈轉身便大選車徒以上孫揮

大將申鮮虞副之州綽邢蒯為先鋒晏釐為合後賈舉邴師等隨

身扈駕擇吉出師先侵衛地衛人傲守不敢出戰齊兵也不攻城遂

帝丘今濮州而北直犯晉界圍朝歌今衛輝府共縣三日取之莊公登朝陽

山犒軍遂分軍為二隊王孫揮同諸將為前隊從左取路孟門隘莊

自率龍虎二爵為後隊從右取路共山在輝俱于太行山取齊一

殺掠自不必說邢蒯露宿共山之下為毒蛇所螫腹腫而死莊公

甚惜之不一日兩軍俱至太行莊公登山以望二絳正議襲絳之事

聞樂盈敗走曲沃晉侯悉起大軍將至莊公曰吾志不遂矣遂觀兵

于曲沃

于少水

出太原府樂平縣少山

而還守邯鄲大夫

趙勝

趙梅起本邑之兵追之

莊公只道大軍來到前隊又已先發倉皇奔走只留晏釐斷後釐兵

數被趙勝斬之范鞅苟吳圍曲沃月餘盈等屢戰不勝城中死者過

半力盡不能守城遂破晉午伏劍而死樂盈樂樂俱被執盈曰吾悔

不聽辛俞之言乃至于此到頭方悔正是愚人苟吳欲囚樂盈解至絳城

曰主公優柔不斷萬一乞哀而免之是縱仇也乃夜使人縊殺之并

殺樂樂盡誅滅欒氏之族惟樂魴繼城而遁出奔宋國去了鞅等班

師回奏平公命以欒氏之事播告諸侯諸侯多遣人前來稱賀史臣

有讚云

實傳桓叔

枝佐文君

傳盾及書

世為國楨

厲一汰侈

遂陸厥勳

盈雖好士

適殞其身

保家有道

### 以誠子孫

於是范匄告老趙武代之為政不在話下再說齊莊公以伐晉未竟

其功雄心不死還至齊境不肯入曰平陰之役晉人欲自其鄉襲齊

此仇亦不可不報也乃留屯于境上大蒐乘車州綽賈舉等各賜堅

車五乘各為五乘之賓言以賓禮禮之賈舉稱臨淄人華周杞梁之勇莊公

即使人召之周梁二人來見莊公賜以一車使之同乘隨軍立功

此尚說苑華周退而不食謂杞梁曰君之立五乘之賓以勇故也君之

召我二人亦以勇故也彼一人而五乘我二人而一乘此非用我乃

辱我耳雖然不是有意加辱却亦是處置失宜盡辭之他往乎杞梁曰梁家有老母當

稟命而行之杞梁歸告其母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雖在五乘

之賓人孰不笑汝汝勉之君命不可逃也好婦人說杞梁以母之語得有理

遂于華周華周曰婦人不忘君命吾敢忘乎遂與杞梁共車侍于莊

公莊公休兵數日傳令留王孫揮統大軍屯札境上單用五乘之賓  
及選銳三千銜枚臥鼓往襲齊國華周杞梁自請為前隊莊公問曰  
汝用甲乘幾何華周杞梁曰臣等二人隻身謁君亦願隻身前往君  
所賜一車已足五乘矣莊公欲試其勇這個豈是笑而許之華周杞  
梁約更番為御臨行曰更得一人為戎右可當一隊矣有小卒挺身  
出曰小人願隨二位將軍一行不知肯提挈否華周曰汝何姓名小  
卒對曰某乃本國人隰侯重也慕二位將軍之義勇是以樂從亦是人  
三人遂同一乘建一旗一鼓風馳而去先到齊郊露宿一夜次早齊  
黎比公營君知齊師將到親率甲士三百人巡郊遇華周杞梁之車  
方欲盤問周梁瞋目大呼曰我二人乃齊將也誰敢與我決鬪黎比  
公喫了一驚察其單車無繼使甲士重重圍之周梁謂隰侯重曰汝  
為我擊鼓勿休乃各挺長戟跳下車來左右冲突遇者輒死二百甲

士被殺傷了一半黎比公曰寡人已知二將軍之勇矣不須死戰臆  
分齊國將軍共之周梁同聲對曰去國歸敵非忠也受與命而棄之  
非信也深入多殺者為將之事若齊國之利非臣所知言畢奮戟復  
戰黎比公不能當大敗而走齊莊公大隊已到聞知二將獨戰得勝  
使人召之還曰寡人已知二將軍之勇矣不必更戰願分齊國與將  
軍共之周梁同聲對曰君立五乘之賓而吾不與焉是少吾勇也又  
以利啖我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為將之事若齊國之利非臣所  
知乃揖去使者棄車步行直逼且于門營城黎比公令人于狹道掘  
溝炙炭炭火騰焰不能進步隰侯重曰吾聞古之士能立名于後世  
者惟捐生也立名不必定是指生乃能勇而無學問之言耳吾能使子踰溝乃伏楯自伏于  
炭上令二子乘之而進華周杞梁既踰溝回顧隰侯重已焦灼矣乃  
向之而號杞梁收淚華周哭猶未止杞梁曰汝畏死耶何哭之久也

華周曰我豈怕死者哉此人之勇與我同也乃能先我而死是以哀之黎比公見二將已越火溝急召解射者百人伏于門之左右俟其近即攢射之華周杞梁直前奪門百矢俱發二將冒矢突戰復殺二十七人守城軍士環立城上皆注矢下射杞梁傷重先死華周身中數十箭力盡被執氣猶未絕黎比公載歸城中有詩為證

爭羨糾糾五乘賓

形如熊虎力千鈞

誰知陷陣捐軀者

却是單車殉義人

却說**齊**莊公得使者回言知周梁有必死之心遂引大隊前進至且于門聞三人俱已戰死大怒便欲攻城黎比公遣使至齊軍中謝曰寡君徒見單車不知為大國所遣是以誤犯豈有不知明是謠言且却亦是無可奈何語大國死者三人敝邑被殺者已百餘人矣彼自求死非敝邑敢于加兵也此句却解說得是寡君畏君之威特命下臣百拜謝罪願歲歲朝**齊**不

敢有二莊公怒氣方盛不准行成黎比公復遣使相求欲送還華周

并歸杞梁之屍且以金帛犒軍莊公猶未許忽傳王孫揮有急報至

言**晉**侯與**宋**魯**衛**各國之君會于夷儀本州國衛滅却地屬于衛謀伐齊國請

主公作速班師只算是晉救黎莊公得此急信乃許**齊**成**齊**黎比公大出金

帛為獻以溫車載華周以輦載杞梁之屍送歸**齊**軍惟隰侯重屍在

炭中已化為炭燼不能收拾莊公即日班師命將杞梁殯于**齊**郊之

外莊公方入郊適遇杞梁之妻孟姜來迎夫屍莊公停車使人弔之

孟姜對使者再拜曰梁若有罪敢辱君弔若其無罪猶有先人之敝

廬在郊非弔所下妾敢辭又是一個好婦人說得有理莊公大慙曰寡人之過也

乃為位于杞梁之家而弔焉孟姜奉夫棺將窆音變於城外乃露宿三

日撫棺大慟涕淚俱盡繼之以血**齊**城忽然崩陷數尺繇哀慟迫切

精誠之所感也後世傳**秦**人范杞梁差築長城而死其妻孟姜女送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四 十一

寒衣至城下聞夫死痛哭城爲之崩蓋卽齊將杞梁之事而誤傳之耳華周歸齊傷重未幾亦死其妻哀慟倍于常人按孟書稱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正謂此也史臣有詩云

忠勇千秋想杞梁

頽城悲痛亦非常

至今齊國成風俗

發婦哀哀學孟姜

按此乃周靈王二十二年之事是年大水穀水與洛水鬪黃河俱泛濫平地水深尺餘晉侯伐齊之議遂中止却說齊右卿崔杼惡莊公之淫亂巴不得晉師來伐欲行大事已與左卿慶封商議事成之日平分齊國及聞水阻心中鬱鬱莊公有近侍賈豎常以小事受鞭一百崔杼知其銜怨乃以重賂結之凡莊公一動一息俱令相報畢竟崔杼做出甚事來再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弑齊光崔慶專權

納衛衍審喜擅政

齊莊雖非賢君也還是個爭強不伏弱的漢子只因惑志于棠姜遂將性命斷送平日空有許多勇士並沒有絲毫得濟處可見所行不道自必至于死亡非勇士之所能救也

齊莊君也而崔杼弑之晏嬰臣也既哭齊莊之尸又拂崔慶之誓而竟得免于禍者則以素有賢名而爲人心之所服也然則人于生死禍福之際豈可以爵位之高下論哉審殖以逐君爲悔自是良心然欲復故君何不及身爲謀直至將死始以囑其子乎况果欲蓋前愆自當免其子以盡忠事主猶或庶幾乃反教之以復立故君夫復故必將廢新是明教之以弑逆也父子得罪兩君前愆除不可益而更增一重罪案真是愚人之見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四  
衛衍之德何改于舊而新君又無失德寧喜即欲成父之志亦當靜俟殤公之變而後議迎故君可也乃因異政之言有以中于其心遂發大難之端肆其弑君之惡不特有害于忠究竟亦不得為孝也

寧喜圖復故君一事殊無幹事之才全無布直只得孟浪僥倖耳其攻孫襄而不勝使孫氏告君聚甲聲罪來討事其可得成乎事不可成徒貽辱笑宗祀且不守矣故惡逆之人偏有僥倖處此類是也

話說周靈王三十三年夏五月齊黎比公因許齊侯歲歲來朝是月親自至臨淄朝齊莊公大喜設饗於北郭款待黎比公崔氏府第正在北郭崔杼有心拿莊公被縱詐稱寒疾不能起身諸大夫皆侍晏惟杼不往密使心腹叩信于賈豎豎密報云主公等席散便來問相

國之病崔杼笑曰君豈憂吾病哉正以吾病為利欲行無恥之事耳

乃謂其妻棠姜曰我今日欲除此無道昏君夫夫而乃先與婦人商量

偷有漏洩豈非畫虎不成汝若從吾之計吾不揚汝之醜當立汝子為適嗣如不

從吾言先斬汝母子之首棠姜曰婦人從夫者也子有命焉敢不依

崔杼乃使棠無咎伏甲士百人於內室之左右使崔成崔疆伏甲于

門之內使東郭偃伏甲于門之外分撥已定約以鳴鐘為號再使人

送密信于賈豎君若來時須要如此恁般且說莊公愛棠姜之色心

心念念寢食不忘他却無心到你奈何只因崔杼防範嚴密不便數數來往是

日見崔杼辭病不至正中其懷神魂已落在棠姜身上此刻還是假

真落燕享之儀了事而已事畢趨駕往崔氏問疾聞者謬對曰疾甚

重方嚴藥而臥莊公曰臥于何處對曰臥于外寢莊公大喜竟入內

室時州綽賈舉公孫傲僂埋四人從行賈豎曰君之行事子所知也

盍待于外無混入以驚相國州綽等信以為然遂俱止于門外惟賈  
 舉不肯出曰留一人何害乃獨止堂中賈豎閉中門而入崔杼若無  
 賈豎其計  
 難行閤者復掩大門拴而鎖之莊公至內室棠姜艷妝出迎未交一  
 言有侍婢來告相國口燥欲飲密湯棠姜曰妾往取密卽至也棠姜  
 同侍婢自側戶冉冉而去此則崔杼之計好在不言交  
 言一交言便認有湯也莊公倚檻待  
 之望而不至乃歌曰

室之幽兮美所遊兮室之邃兮美所會兮不見美兮憂心胡底兮  
 歌方畢聞廊下有刀戟之聲莊公訝曰此處安得有兵呼賈豎不應  
 須臾間左右甲士俱起莊公大驚情知有變急趨後戶戶已閉莊公  
 力大破戶而出得一樓登之棠無咎引甲士圍樓聲聲只叫奉相國  
 之命來拿淫賊二字妙便若不  
 知是君者然莊公倚檻諭之曰我爾君也你當他  
 當真不  
 知是幸舍我去無咎曰相國有命不敢自專莊公曰相國何在願與

立盟誓不相害無咎曰相國病不能來也莊公曰寡人知罪矣容至  
 夫廟中自盡以謝相國何如這等話哄小  
 孩子也不信無咎曰我等但知拿奸淫  
 之人不知有君何不答之曰撒手  
 不為奸乎一笑君既知罪卽請自裁毋徒取辱莊  
 公不得已從樓牖中躍出登花臺欲踰墻走無咎引弓射之中其左  
 股從墻上倒墜下來甲士一齊俱上刺殺莊公無咎卽使人鳴鐘數  
 聲時近黃昏賈豎在堂中側耳而聽忽見賈豎啟門攜燭而出曰室  
 中有賊既有賊安得  
 如此從容主公召爾爾先入我當報州將軍等賈豎曰與  
 我燭賈豎授燭失手墜地燭滅舉仗劍摸索纔入中門遇絆索躓地  
 崔疆從門旁突出擊而殺之州綽等在門外不知門內之事東郭偃  
 偽為結好邀至旁舍中秉燭具酒肉且勸使釋劍樂飲卽使樂飲何  
 必釋劍亦是  
露破亦遍飲從者忽聞宅內鳴鐘東郭偃曰主公飲酒矣州綽曰不  
 忌相國乎偃曰相國病甚誰忌之飲酒何必鳴鐘自是可疑之事况  
 賈豎連從人也不許跟入恐驚相



國何鳴鐘反不思乎明是被絀縛等粗人故不覺耳有頃鐘再鳴偃起曰吾當入視偃去甲士

悉起州綽等急簡兵器先被東郭偃使人盜去州綽大怒急視門前

有升車石礮以投入偃堙適趨過誤中堙折其一足懼而走公孫傲

拔繫馬柱而舞甲士多傷眾人以火炬攻之鬚髮盡燎時太門忽啟

崔成崔疆忽率甲士自內而出公孫傲以手拉崔成折其臂崔疆以

長戈刺傲立死并殺偃堙州綽奪甲士之戟復來尋鬪東郭偃大呼

昏君奸淫無道已受誅戮不干眾人之事何不留身以事新主州綽

乃投戟于地曰吾以羈旅亡命受齊侯知己之遇今日不能出力反

害偃堙殆天意也惟當捨一命以報君寵豈肯苟活為齊晉兩國所

笑乎即以頭觸石垣三四石破頭亦裂好個結實頭邴師聞莊公之死自

到于朝門之外封具縊于家鐸父與襄尹相約往哭莊公之屍中路

聞賈譽等俱死遂皆自殺不思設計報仇都只是粗漢髡翁有詩云

似虎如龍勇絕倫

因懷君寵命輕塵

私恩只許私恩報

狗難何曾有大臣

時王何約盧蒲癸同死癸曰無益也不如逃之以俟後圖這便幸有主意

有一人復國必當相引王何曰請立誓誓成王何遂出奔國盧蒲

癸將行謂其弟盧蒲癸音曰君之立勇爵以自衛也與君同死何益

于君說得是我去子必求事崔慶而歸我我因以為君報仇如此則雖

死不虛矣癸許之癸乃出奔國盧蒲癸遂求事慶封慶封用為家

臣申鮮虞出奔國後仕國為右尹時國諸大夫聞崔氏作亂皆閉

門待信無敢至者惟晏嬰直造崔氏入其室枕莊公之股放聲大哭

既起又踊躍三度然後趨出棠無咎曰必殺晏嬰方免眾謗崔杼曰

此人有賢名殺之恐失人心可見雖弑逆之人晏嬰遂歸告于陳須亦以人心為主

無敬仲曰盍議立君乎是一件要緊事若公議立君須無曰守有則可奪崔氏之權而圖討罪矣

高國權有崔慶須無何能為嬰退須無曰亂賊在朝不可與共事也

駕而奔宋須無才識雖不及晏嬰却不失為自深之士晏嬰復往見高止國夏皆言崔氏

將至且慶氏在非吾所能張主也嬰乃嘆息而去得其志不未幾慶

封使其子慶舍搜捕莊公餘黨殺逐殆盡以車迎崔杼入朝然後使

召高國共議立君之事高國讓于崔慶慶封復讓于崔杼崔杼曰靈

公之子杵臼年已長其母為魯大夫叔孫僑如之女立之可結魯好

眾人皆唯唯於是迎公子杵臼為君是為景公時景公年幼崔杼自

立為右相立慶封為左相盟羣臣于太公之廟刑牲歃血誓其眾曰

諸君有不與崔慶同心者有如日慶封繼之高國亦從其誓輪及

嬰嬰仰天嘆曰諸君能忠于君利于社稷而嬰不與同心者有如上

帝能不動于死生患出俱色變高國曰二相今日之舉正忠君利

社稷之事也只是崔慶本不肯殺嬰耳崔慶乃悅時魯黎比公尚在

難之際方是賢者

不然豈此語所能飾哉

舊葬曰

俱用曰

齊國崔慶奉景公與黎比公為盟黎比公乃歸魯崔杼命棠無咎斂

州綽賈舉等之屍與莊公同葬于北郭滅其禮數不用兵器

恐其逞勇于地下也命太史伯以瘧疾書莊公之死太史伯不從書

於簡曰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杼見之大怒殺太史太史有弟

三人曰仲叔季仲復書如前杼又殺之叔亦如之杼復殺之季又書

杼執其簡謂季曰汝三兄皆死汝獨不愛性命乎若更其語當免汝

季對曰據事直書史氏之職也失職而生不如死背趙穿弑魯靈公

太史董狐以趙盾位為正卿不能討賊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盾不

為怪知史職不可廢也某即不書天下必有書之者不書不足以蓋

相國之醜而徒貽識者之笑某是以不愛其死惟相國裁之古之史

氏真是

可敬崔杼嘆曰吾懼社稷之隕不得已而為此雖直書人必諒我乃

擲簡還季季捧簡而出將至史館遇南史氏方來季問其故南史氏

曰聞汝兄弟俱死恐遂沒夏五月乙亥之事吾是以執簡而來也季以所書簡示之南史氏乃辭去鬻翁讀史至此有讚云

朝綱紐解

亂臣接跡

斧鉞不加

誅之以筆

不畏身死

而畏湯職

南史同心

有遂無格

皎曰青天

奸雄奪魄

彼哉諛語

羞此史册

崔杼愧太史之筆乃委罪賈豎而殺之委罪得無理是月魯平公以水勢

既退復大合諸侯于夷儀將為伐魯之舉崔杼使左相慶封以莊公

之死告于魯師言羣臣懼大國之誅社稷不保已代大國行討矣本國

之臣代別國討自己新君杵臼出自魯姬願改事上國勿替舊好所主君之罪亦是奇語

攘朝歌之地仍歸上國更以宗器祭器若干樂器之屬若干為獻諸侯

亦皆有賂平公大悅班師而歸諸侯皆散自此魯復合時殖綽在

衛聞州綽邢蒯皆死復歸魯國獻公衍出奔在魯素聞其勇使公

孫丁以厚幣招之綽遂留事獻公此事閣過一邊是年吳王諸樊伐

楚過巢今巢縣攻其門巢將牛臣隱身短牆而射之諸樊中矢而遂死

羣臣守壽夢臨終之戒立其弟餘祭為王餘祭曰吾兄非死于巢也

以先王之言國當次及欲速死以傳季弟各故輕生耳乃夜禱于天

亦求速死看諸兄欲立季札一片苦心左右曰人所欲者壽也王乃

自祈早死不亦遠于人情乎餘祭曰昔我先人太王廢長立幼竟成

大業今我兄弟四人以次相承若俱考終命札且老矣吾是以求速

也此段話且閣過一邊却說魯大夫孫林父甯殖既逐其君衍奉其

弟剽為君後甯殖病篤召其子甯喜謂曰甯氏自莊甯武命以來世

篤忠貞出君之事孫子為之非吾意也雖非主謀却是而人皆稱曰

孫甯吾恨無以自明即死無顏見祖父于地下子能使故君復位蓋

吾之愆方是吾子不然吾不享汝之祀矣喜泣拜曰敢不勉圖殞死  
 喜嗣為左相自是日以復國為念奈殤公剽屢會諸侯四境無故上  
 卿孫林父又是獻公衍的嫡仇無間可乘**周靈王二十四年**獻公  
 襲夷儀據之使公孫丁私入帝丘城謂**喜**曰子能反父之意復納  
 寡人**衛**國之政盡歸于子寡人但主祭祀而已**喜**正有遺囑在心  
 今得此信且有委政之言不勝之喜遺囑還不打緊得政是心坎上事又思**衛**侯一  
 時求復故以甜言相哄倘歸而悔之奈何公子鱣賢而有信若得他  
 為證明他日定不相負乃為復書密付來使書中大約言此乃國家  
 大事臣喜一人豈能獨力承當子鱣乃國人所信必得他到此面訂  
 方有商量子鱣者公子鱣之字也獻公謂公子鱣曰寡人復國全繇  
 寡氏吾弟必須為我一行李鱣口雖答應全無去意獻公屢屢促之  
 鱣對曰天下無無政之君君曰政繇寡氏異日必悔之是使鱣失言

于寡氏也鱣所以不敢奉命獻公曰寡人今竄身一隅猶無政也倘  
 先人之祀延及子孫寡人之願足矣下水思命其語都是如此只是上了岸便不肯是這等講了  
 豈肯食言以累吾弟鱣對曰君意既決鱣何敢避事以敗君之大功  
 乃私入帝丘城來見**喜**復申獻公之約**喜**曰子鱣若能任其言  
**喜**敢不任其事鱣向天誓曰鱣若負此言不能食**衛**之粟此誓亦有分寸益終  
 慮衛衍後日喜曰子鱣之誓重於泰山矣公子鱣回復獻公去了**喜**  
 喜以殖之遺命告于蘧瑗瑗掩耳而走曰瑗不與聞君之出又敢與  
 聞君之人乎遂去**衛**適**喜**復告于大夫石碏石買之子北宮遺宮  
 括之子成二人皆贊成之喜乃告于右宰穀穀連聲曰不可不可新  
 君之立十二年矣未有失德今謀復故君必廢新君父子得罪于兩  
 世天下誰能容之說得有理**喜**曰吾受先人遺命此事斷不可已右宰穀  
 曰吾請往見故君觀其為人視往曰如何而後商之喜曰善右宰穀

乃潛往夷儀求見獻公獻公方濯足聞穀至不及穿履徒跣而出喜

形于面貪昏淺躁謂穀曰子從左相處來必有好音矣穀對曰臣以

便道奉候喜不知也獻公曰子盍為寡人致左相速速為寡人圖成

其事左相縱不思復寡人獨不思得衛政乎穀對曰所樂為君者以

政在也政去何以為君獻公曰不然所謂君者受尊號享榮名美衣

玉食崇階華宮乘高車駕上駟府庫充盈使令滿前入有嬪御姬侍

之奉出有田獵畢弋之娛豈必勞心政務然後為樂哉豈是個長穀

嘿然而退復見公子鱣穀述獻公之言鱣曰君淹滯日久苦極望甘

故為此言夫所謂君者敬禮大臣錄用賢能節財而用之恤民而使

之作事必寬出言必信然後能享榮名而受尊號一般也是享榮名

加許大不同處可以觀此皆吾君之所熟聞也右宰穀歸謂寧喜曰

吾見故君其言糞上耳無改于舊喜曰曾見子鮮否穀曰子鮮之言

合道然非君所能行也喜曰吾恃子鮮矣吾有先臣之遺命雖知其

無改安能已乎既如此又何穀曰必欲舉事請俟其間時孫林父年

老同其庶長子孫蒯居戚留二子孫嘉孫襄在朝周靈王二十五年

春二丁孫嘉奉殤公之命出使聘齊惟孫襄居守適獻公又遣公孫

丁來討信右宰穀謂寧喜曰子欲行事此其時矣父兄不在襄可取

也得襄則子叔子無能為矣喜曰子言正合吾意遂陰集家甲使右

宰穀伺公孫丁帥之以伐孫襄孫氏府第壯麗亞于公宮牆垣堅厚

家甲千人有家將雍鉏褚帶二人輪班值日巡警是日褚帶當班右

宰穀兵到褚命閉門登樓問故穀曰欲見舍人指孫有事商議褚帶

曰議事何須用兵欲引弓射之何不設計賺他開門却先示之以兵

穀急退帥卒攻門孫襄親視門上督視把守褚帶使善射者更番迭

進將弓持滿臨樓牖而立近者輒射之死者數人雍鉏聞府第有事

...

亦起軍丁來接應兩下混戰互有殺傷右宰穀度不能取勝引兵而回孫襄命開門親自馳良馬追趕遇右宰穀以長鎊挽其車右宰穀大呼公孫爲我速射公孫丁認得是孫襄彎弓搭箭一發正中其胸却得雍褚二將齊上救回去了胡曾先生詠史詩云

孫氏無成甯氏昌

天教一矢中孫襄

安排免窟千年富

誰料寒灰發火光

右宰穀轉去回復甯喜說孫家如此難攻若非公孫神箭射中孫襄他兵還不肯退甯喜曰一次攻他不下第二次越難攻了既然箭中其主軍心必亂今夜吾自往攻之如再無功即當出奔以避其禍我與孫氏無兩立之勢矣一面整頓車仗先將妻子送出郊外恐至一時兵敗脫身不及這還算有主意一面遣人打聽孫家消息約至黃昏時候打探者回報孫氏府第內有號哭之聲門上人出入狀甚倉皇甯喜

曰此必孫襄傷重而亡也言未畢北宮遺忽至言孫襄已死其家無主可速攻之時漏下已三更甯喜自行披掛同北宮遺右宰穀公孫丁等悉起家眾重至孫氏之門已是一日一夜國中大臣自相攻殺

雍鉏褚帶方臨尸哭泣聞報甯家兵又到急忙披掛上馬已被攻入鉏等急閉中門奈孫氏家丁先自逃散無人協守亦被攻破雍鉏踰

後牆而遁奔往戚邑去了褚帶爲亂軍所傷其時天已大明甯喜滅孫襄之家斷孫襄之首攜至公宮來見虜公言孫氏專政久有叛逆

之情正不知欲叛何事某已勒兵往討得孫氏之首矣虜公曰孫氏果

謀叛奈何不令寡人聞之既無寡人在目又來見寡人何事衛虜此

復思故君請君避位以成堯舜之德說得且虜公怒口汝擅殺世臣

廢置任意真乃叛逆之臣也寡人南面爲君已十三載寧死不忍受

辱卽操戈以逐**喜喜**趨出宮門殤公舉目一看只見刀鎗濟濟戈  
甲森森寤家之兵布滿宮外慌忙退步寤喜一聲指麾甲士齊上將  
殤公拘住世子角子聞變仗劍來救被公孫丁趕上一戟刺死  
寤傳令囚殤公于太廟逼使飲鴆而死此周靈王二十五年春二月  
辛卯日事也寤喜使人迎其妻子復歸府第乃集羣臣于朝堂議迎  
立故君各官皆到惟有太叔儀乃是衛成公之子衛文公之孫年六  
十餘獨稱疾不至人問其故儀曰新舊皆君也國家不幸有此事老  
臣何忍與聞乎無權無力惟有不與事爲得正理寤喜遷殤公之宮眷于外掃除宮  
宇卽備法駕遣右宰穀北宮遺同公孫丁往夷儀迎接獻公獻公星  
夜驅馳三日而至大夫公孫免餘直至境外相見獻公感其遠迎之  
意執其手曰不圖今日復爲君臣自此免餘有寵以遠迎而有寵正如今世赴在新官  
偏愛頭接衙役諸大夫皆迎于境內獻公自車揖之旣謁廟臨朝百  
耳一何可笑

官拜賀太叔儀尙稱病不朝獻公使人責之曰太叔不欲寡人返國  
乎何爲拒寡人儀頓首對曰昔君之出臣不能從臣罪一也君之在  
外臣不能懷二心以通內外之言罪二也及君求入臣又不能與聞  
大事罪三也君以三罪責臣臣敢逃死卽命駕車欲謀出奔獻公親  
往留之這個還儀見獻公垂泪不止請爲殤公成喪正人舉動獻公  
算好處許之然後出就班列獻公使寤喜獨相衛國凡事一聽專決加食邑  
三千室北宮遺右宰穀石惡公孫免餘等俱增秩祿公孫丁殖綽有  
從亡之勞公孫無地公孫臣其父有死難之節俱進爵大夫其他太  
叔儀齊惡孔羈褚師申等俱如舊召蘧瑗于魯復其位却說孫嘉聘  
齊而回中道聞變逕歸戚邑林父知獻公必不干休乃以戚邑附齊  
訴說寤喜弑君之惡求衛侯做主恐衛侯不日遣兵伐戚乞賜發兵  
協力守禦晉平公以三百人助之孫林父使晉兵專戍茅氏之地

東鄰孫蒯諫曰戈兵單薄恐不能拒衛人奈何林父笑曰三百人不足為吾輕重故委之東鄰若衛人襲殺晉戍必然激晉之怒不愁晉人不助我也老如主意却是不差只是孫蒯曰大人高見兒萬不及這三百人是那裡晦氣衛人襲殺晉戍必然激晉之怒不愁晉人塞責哉乃與殖綽將選卒千人往襲茅氏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六回

殺甯喜子鱉出奔

戮崔杼慶封獨相

孫蒯之計頗亦易識只因殖綽勇躁而粗遂為其所算耳甯孫林父之逐君晉人既以為衛衍無道臣民自願立剽而不加誅討剽立為君十有二年未聞失德而甯喜弑之夫有道與無道

不同而弑甚于逐甯之罪浮于孫多矣晉人即不責衛衍何不  
正甯喜之罪而誅之乎又不釋之于晏嬰趙武之請而悅其女  
樂之遺失伯國之道矣晉之不競已見于此

講和弭兵自是好事然約屬國交見便非善處之方矣夫果和  
議可成只須各朝其屬國毋許侵伐亦自可以相安而各不失  
為一方之伯或有從兵討罪之舉亦復耑任其勞無所逃避而  
亦不患不給今議互相朝見雖幣物兩分而奔走之勞已加  
倍若復遇徵兵徵會之事萃於一時其將何適耶且交見必其  
會則歆盟先後之間終必以強弱為次第是必有一家為失伯  
而諸侯之從違亦于此焉分既有從違是不如不互見之為愈  
也若曰必交見而後和議可成則何以尚置齊秦于外乎齊秦  
可以不合則知諸國之交見亦復可以不必也



楚人桀驁狡獪不顧信義而尚詐力者也晉楚之爭已久雖會以弭兵為名而實不可以無備叔向說趙武以守信又曰楚失信將失諸侯未免迂濶而失計使楚無伯州犂之諫屈建遂逞其衷甲之謀則晉人幾何而不為宋襄之續耳

審喜恃功崑恣固有取死之道然却與他人不同蓋由衛獻以急于得國之故而許之于先者也况喜雖過專而却無他惡上害君而下害百姓也衛衍即不能堪但設計以去之足矣殺而盡滅其家殊非情理之平子鱗棄國出奔雖稍涉于硜硜然不忍背誓而負審氏終是君子人品

話設殖綽帥選卒千人去襲晉戍三百人不勾一掃何不屯兵于茅氏遣人如衛報捷林父聞衛兵已入東鄙遣孫蒯同雍鉏引兵救之探知晉戍俱已殺盡又知殖綽是晉國有各的勇將不敢

上前拒敵全軍而返

這等人只好吃熟飯

回復林父林父怒曰惡鬼尚能為厲

况人乎一個殖綽不能與他對陣倘衛兵大至何以禦之青荷汝可

再往如若無功休見我面孫蒯悶悶而出與雍鉏商議雍鉏曰殖綽

勇敵萬夫必難取勝除非用誘敵之計方可孫蒯曰茅氏之西有地

名圍村四圍樹木茂盛中間一村人家村中有小小土山我使人于

山下掘成陷坑以草覆之汝先引百人與戰誘至村口我屯兵于山

上極口詈罵彼怒必上山來擒我中吾計矣雍鉏如其言帥一百人

馳往茅氏如探敵之狀行經便一遇殖綽之兵佯為畏懼回頭便走

殖綽恃勇欺雍鉏兵少不傳令開營單帶隨身軍甲數十人乘輕車

追之雍鉏彎彎曲曲引至圍村却不進村逕打斜往樹中去了這等

明是誘敵殖綽也心疑林中有伏便教停車只見土山之上又屯著一簇

步卒約有三百人數簇擁著一員將那員將小小身材金盔繡甲叫

者殖姓各罵道你是齊邦退下來的歪貨樂家用不着的棄物你

今捱身在我國喫飯不知羞恥還敢出頭豈不曉得我孫氏是八

代世臣敢來觸犯全然不識高低禽獸不如這等罵法殖姓聞之大

怒衛兵中有人認得的指道這便是孫相國的長子叫做孫蒯殖姓

曰擒得孫蒯便是半個孫林父了那土山平穩頗不甚高地勢又不

又不多却這等叫罵殖姓喝教驅車車馳馬驟剛剛到山坡之下那

車勢去得凶猛踏著陷坑馬就牽車下去把殖姓掀下坑中孫蒯恐

他勇力難制預備弓弩一等陷下攢箭射之可憐好一員猛將今日

死于庸人之手正是瓦礫不離井上破將軍多在陣前亡有詩為證

神勇將軍孰敢當

無名孫蒯已奔忙

只因一激成奇績 始信男兒當自強

孫蒯撓鈞搭起殖姓之屍割了首級殺散衛軍回報孫林父林父

曰晉若責我不救成卒我有罪矣不如隱其勝而以敗告乃使雍鉏

如晉告敗晉平公聞衛殺其成卒大怒命正卿趙武大合諸侯于澶

淵將加兵于衛衛獻公同齊喜如晉面訴孫林父之罪齊喜獨平公

執而囚之齊大夫晏嬰言于齊景公曰晉侯為孫林父而執衛侯國

之強臣皆將得志矣君盍如晉請之寓萊之德獻公奔齊齊不可棄

也景公曰善乃遣使約會鄭簡公一同至晉為衛求解晉平公雖感

其來意然有林父先入之言尙未肯允口晏平仲私謂羊舌肸曰晉

為諸侯之長恤患補闕扶弱抑強乃盟主之職也林父始逐其君既

不能討今又為臣而執君為君者不亦難乎公孫蒯獨非君乎何不

則晏子亦只昔文公誤聽元咺之言執衛成公歸于京師周天子惡

其不順文公愧而釋之夫歸于京師而猶不可况以諸侯囚諸侯乎

諸君子不諫是黨臣而抑君其名不可居也不責齊喜亦嬰懼晉之

失伯敢爲子私言之盼乃言于趙武固請于平公乃釋衛侯歸國尚

未肯釋衛喜不聲其罪而誅之右宰穀勸獻公飾女樂十二人進于

晉以贖喜侯悅并釋喜喜歸愈有得色每事專決全不稟命諸大

夫議事者竟在甯氏私第請命獻公拱手安坐而已時宋左師向戌

宋相公與晉趙武相善亦與楚令尹屈建相善向戌聘于楚言及昔

日華元欲爲晉楚合成之事屈建曰此事甚善只爲諸侯各自分黨

若果互不相攻所以和議迄于無成若使晉楚屬國互相朝聘歡好

如同一家干戈可永息矣向戌以爲然乃倡議晉楚二君相會于宋

面定弭兵交見之約楚自共王至今屢爲吳國侵擾邊境不寧故屈

建欲好晉以專事于吳若吳既平保不而趙武亦因楚兵屢次伐鄭

只望和議一成可享數年安息之福兩邊皆欣然樂從遂遣使往各

屬國訂期晉使至于衛國甯喜不通知獻公竟自委石惡赴會獻公

聞之大怒訶于公孫免餘免餘曰臣請以禮責之免餘卽往見甯喜

言會盟大事豈可使君不與聞甯喜拂然曰子鮮有約言矣吾豈猶

臣也乎哉卽使政出已出也該通免餘回報獻公曰喜無禮甚矣何

不殺之獻公曰若非甯氏安有今日約言實出自寡人不可悔也這

成則利歸于君不成則害獨臣當之獻公曰卿斟酌而行勿累寡人

也免餘乃往見其宗弟公孫無地公孫臣曰相國之專子所知也主

公猶執蹉蹉之信隱忍不言異日養成其勢禍且像于孫氏矣奈何

無地與臣同辭而對曰何不殺之免餘曰吾言于君君不從也若吾

等僞爲作亂幸而成君之福不成不過出奔耳捨身爲國無地曰吾

弟兄願爲前驅免餘請歃血爲信時靈王二十六年甯喜方治春

宴無地謂免餘曰甯氏請春宴必不備吾請先嘗之子爲之繼免餘

宴無地謂免餘曰甯氏請春宴必不備吾請先嘗之子爲之繼免餘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四  
曰蓋卜之無地曰事在必行何卜之有無地與臣悉起家眾以攻甯氏甯氏門內設有伏機伏機者掘地為深窟上鋪木板別以木為機關觸其機則勢從下發板起而人陷日間去機夜則設之是日因春宴家屬皆於堂中觀優無守門者乃設機以代巡警無地不知誤觸其機陷于窟中甯氏大驚爭出捕賊獲無地公孫臣揮戈來救甯氏人眾臣戰敗被殺甯氏問無地曰子之此來何人主使無地睜目大罵曰汝恃功專恣為臣不忠吾兄弟特為社稷誅爾事不能成命也豈爵人主使耶甯喜怒縛無地于庭柱鞭之至死然後斬之右宰穀聞甯喜得賊夜乘車來問甯氏方啟門免餘帥兵適至乘之而入作兩次來不然徒死無益先斬右宰穀于門甯氏堂中大亂甯喜驚忙中遽問作賊者何人免餘曰舉國之人皆在何問姓名乎喜懼而走免餘奪劍逐之遠堂柱三周喜身中兩劍死于柱下免餘盡滅甯氏之家只算與鴉

公問罪還報獻公獻公命取甯喜及右宰穀之尸陳之于朝公子鮒聞之徒跣入朝撫甯喜之屍哭曰非君失信我實欺子子鮒引近正以深各衛君子死我何面目立衛之朝乎呼天長號者三遂趨出即以牛車載其妻小出奔晉國獻公使人留之鮒不從行及河上獻公復使大夫齊惡馳驛追及之齊惡致衛侯之意必要于鮒回國子鮒曰要我還衛除是甯喜復生方可齊惡猶強之不已子鮒取活雉二隻當齊惡前拔佩刀剝落雉頭誓曰鮒及妻子今後再履衛地食衛粟有如此雉所釘鐵齊惡知不可強只得自回子鮒遂奔晉國隱于邯鄲與家人織屨易粟而食若富而如此何足重性貧而有探守方是真貧耳終身不言一衛字史臣有詩云

他鄉不似故鄉親

織屨蕭然竟食貧

只為約言金石重

違心恐負九泉人

齊惡回復獻公獻公感嘆不已乃命收斂二屍而葬之欲立免餘為  
正卿免餘曰臣望輕不如太叔乃使太叔儀為政自此衛國稍安話  
分兩頭却說宋左師向戌倡為弭兵之會而議交見之事晉正卿趙  
武楚令尹屈建俱至宋地各國大夫陸續俱至晉之屬國魯衛鄭從  
晉營于左楚之屬國蔡陳許從楚營于右以車為城各據一偏宋是  
地主自不必說議定照朝聘常期楚之屬朝聘于晉晉之屬亦朝聘  
于楚其貢獻禮物各省其半兩邊分用其大國齊秦算做敵體與國  
不在屬國之數各不相見既不在會能保二國之無事乎二晉屬小  
國如邾莒滕薛楚屬小國如頓胡沈麇有力者自行朝聘無力者從  
附庸一例附于近鄰之國遂于宋西門之外歃血訂盟楚屈建暗暗  
傳令衷甲將事意欲劫盟襲殺趙武晉人此時亦危矣哉伯州犁回諫乃止趙  
武聞楚衷甲以問羊舌肸欲預備對敵之計羊舌肸曰本為此盟以

弭兵也若楚用兵彼先失信于諸侯諸侯其誰服之子靜守而已何  
患焉迂腐可笑又是第二個宋襄乃將盟楚屈建又欲先歃使向戌傳言于晉向  
戌造晉軍不敢出言其從人代述之趙武曰昔我先君文公受王命  
于踐土綏服四國長有諸夏楚安得先于晉向戌還述于屈建建曰  
若論王命則楚亦嘗受命于惠王矣所以交見者謂楚晉匹敵也晉  
主盟已从此番合當讓楚若仍先晉便是楚弱于晉了何云敵國耶  
爭敵亦當于第二次今初會先盟便要爭先目中已無晉矣向戌復至晉營言之趙武猶未肯從  
羊舌肸謂趙武曰主盟以德不以勢若其有德歃雖後諸侯戴之如  
其無德歃雖先諸侯叛之且合諸侯以弭兵為名夫弭兵天下之利  
也爭歃則必用兵用兵則必失信是失所以利天下之意矣子姑讓  
楚趙武乃許楚先歃姑勿論中夏外夷只是晉是侯爵楚是子爵序其曲在楚不在晉而叔向說之趙武許之晉力之弱已可見矣所以遂不能復伯矣定盟而散時衛石惡與盟

東周列國志

聞喜被殺不敢歸衛遂從趙武留于晉國自是晉楚無事不在話  
下再說齊右相崔杼自弒莊公上景公威震齊國左相慶封性嗜酒  
好田獵常不在國中崔杼獨秉朝政專恣益甚慶封心中陰懷嫉忌  
崔杼原許棠姜立崔明為嗣因憐長子崔成捐臂不忍出口崔成窺  
其意請讓嗣于明願得崔邑養老崔杼許之東郭偃與棠無咎不告  
曰崔宗邑也必以受宗子獨不念宗子之位是成所讓乎崔杼謂崔成曰吾本欲以  
宗子汝偃無咎皆不聽奈何崔成訴于其弟崔疆崔疆在疆曰內子之位  
且讓之矣一邑尚吝不與乎吾父在東郭等尚然把持父死吾弟兄  
求為奴僕不能矣却也是也崔成曰姑託左相慶為我請之成疆二人  
求見慶封告訴其事慶封曰汝父惟偃與無咎之謀是從我雖進言  
必不聽也異日恐為汝父之害何不除之成疆曰某等亦有此心但  
力薄恐不能濟事慶封曰容更商之成疆去慶封召盧蒲嬰述二子

之言盧蒲嬰曰崔氏之亂慶氏之利也慶封大悟過數日成疆又至  
復言東郭偃棠無咎之惡慶封曰汝若能舉事吾當以甲助子乃贈  
之精甲百具兵器如數成疆大喜夜半率眾披甲執兵散伏于崔氏  
之近側東郭偃棠無咎每日必朝崔氏俟其入門甲士突起將東郭  
偃棠無咎攢戟刺死崔杼聞變大怒急呼人使駕車輿僕逃匿皆盡  
惟圍人養馬者在廐乃使圍人駕馬一小豎為御往見慶封哭訴以家  
難家難不能自制而謀反他人慶封佯為不知訝曰慶封雖為二氏  
實一體也孺子敢無上至此子如欲討吾當効力崔杼信以為誠乃  
謝曰倘得除此二逆以安崔宗我使明也拜子為父慶封乃悉起家  
甲召盧蒲嬰使率之分付如此如此盧蒲嬰受命而往崔成崔疆見  
盧蒲嬰兵至欲閉門自守盧蒲嬰諉之曰吾奉左相之命而來所以  
利子非害子也成謂疆曰得非欲除孽弟明乎疆曰容有之乃啟門

納盧蒲嬰東魏無名氏明無與也奈何亦欲殺之乎成當日以殺明為利則受禍未至若斯之慘也人

嬰曰左相受汝父之誅吾奉命來取汝頭爾喝令軍上還不動手成

璿未及答言頭已落地盧蒲嬰縱甲士抄擄其家車馬服器取之無

遺好一帳現又毀其門戶棠姜驚駭自縊于房惟崔明先在外不及

于難盧蒲嬰懸成疆之首于車回復崔杼杼見二首且憤且悲問嬰

曰得無震驚內室否嬰曰夫人方高臥未起別兵殺人是何等事

首即使果然又何日而知之乎明是滌空語杼有喜色謂慶封曰吾欲歸奈小豎不善執

轡幸借一御者盧蒲嬰曰某請為相國御崔杼向慶封再三稱謝登

車而別行至府第只見重門大開並無一人行動比入中堂直往內

室窗戶門闔空空如也棠姜懸梁尙未解索高字一也只附字與弔字有別耳崔杼

驚得魂不附體欲問盧蒲嬰已不辭而去矣遍覓崔明不得放聲大

哭曰吾今為慶封所賣吾無家矣何以為生亦自縊而死杼之得禍

不亦慘乎髯翁有詩曰

昔日同心起逆戎

今朝相軋便相攻

莫言崔杼家門慘

幾箇奸雄得善終

崔明夜半潛至府第盜崔杼與棠姜之尸納于一柩之中車載以出

掘開祖墓之穴下其柩仍如掩覆惟圍人一同做事有一個人終是不受此外

無知者事畢崔明出奔魯國慶封奏景公曰崔杼實弑先君不敢不

討也景公唯唯而已慶封遂獨相景公以公命召陳須無復歸魯國

須無告老其子陳無宇代之此周靈王二十六年事也時魯釐王餘祭方立

相攻魯康王治舟師以伐吳吳有備楚師無功而還吳王餘祭方立

二年好勇輕生想亦為有季怒楚伐使相國屈狐庸巫臣誘楚之屬

國郢鳩羣舒中之一種地在今廬江縣西叛楚楚令尹屈建帥師伐郢鳩養繇基自

請為先鋒 屈建曰將軍老矣 舒鳩蕞爾國不憂不勝無相煩也 養繇

基曰 楚伐舒鳩 必救之 某屢拒 吳兵熟知軍情願隨一行雖死不

恨 此語自從屈建 屈建見他說個死字心中惻然基又曰某受先王

之遇常欲以身報國恨與無地今鬚髮俱改脫一旦病死牖下乃令

基負國矣 願死沙場自不 屈建見其意已決遂允其請使大夫 息桓

助之養繇基行至離城 舒鳩城名 吳王之弟夷昧同相國 屈庸率兵來

救息桓欲俟大軍 養繇基曰 吳人善水今棄舟從陸且射御非其長

乘其初至未定當急擊之遂執弓貫矢身先士卒所射輒死 吳師稍

却基追之遇狐庸于車罵曰叛國之賊敢以面目見我耶欲射狐庸

狐庸引車而退其疾如風基駭曰 吳人亦善御耶恨不早射也說猶

未畢只見四面鐵葉車圍表將來把基困于垓心 內中想有

士皆江南射手萬矢齊發 養繇基死于亂箭之下 楚共王曾言其恃

誓必死驕乎此矣息桓收拾敗軍回報屈建建歎曰養叔之死乃自

取也乃伏精兵于柵 音音 山使別將子彊以私屬誘 吳交鋒纔十餘合

遂走狐庸意其有伏不追夷昧登高望之不見 楚軍曰 楚已遁矣遂

空壁逐之至柵山之下子彊回戰伏兵盡起將夷昧 圍住冲突不出

却得狐庸兵到殺退 楚兵救出夷昧 吳師敗歸屈建遂滅 舒鳩明年

楚康王復欲伐 吳乞師于 秦 秦景公使弟公孫鍼帥師助之 吳盛兵

以守江口 楚不能入以 鄆人服事 晉遂帥師侵 鄆 然則盟宋讓

夫穿封戌擒 鄆將皇頡于陣公子圍欲奪之穿封戌 不與圍反訴于

康王言已擒 鄆將皇頡為戌所奪未幾穿封戌解皇頡獻功亦訴其

事康王不能決使太宰伯州犁斷之犁奏曰 鄆囚乃大夫非細人也

問囚自能言之 即使細人未有不 乃立囚于庭下伯州犁立

于右公子圍與穿封立于左犁拱手向上曰此位是王子圍 寡君之

問囚自能言之 問囚自能言之



介弟也復拱手回下曰此位為穿封戍乃方城外之縣尹也誰實擒汝可實言之皇頡已悟犁之意有心要奉承于圍偽張目視圍對曰頡遇此位王子不勝遂被獲穿封戍大怒遂欲架上抽戈欲殺公于圍不遂伯州犁而逐子圍終是武夫對處圍驚走戍逐之不及伯州追上勸解而還言于康王兩分其功復自置酒與圍戍二人講和是非不容兩立兩伯州犁之私即楚康想已心喻矣今人論狗私曲庇之事輒云上下其手蓋本伯州犁之事也後人有詩嘆云

斬擒功績辨虛真

私用機門媚貴臣

幕府計功多類此

肯持公道是何人

却說吳之鄰國名越今浙子爵乃夏陽王之後裔自無余始封自夏歷周凡三十餘世至于允常允常勤于為治越始強盛吳忌之餘於立四年始用兵伐越獲其宗人別其足使為閭守餘皇大舟餘皇吳舟各

餘祭觀舟醉臥宗人解餘祭之佩刀刺殺餘祭從人始覺共殺其宗人餘祭弟夷昧以次嗣立以國政任季札札請戢兵安民意在此四

知通好上國夷昧從之乃使札首聘魯國求觀五代唐虞夏及列國之樂札一一評品輒當其情魯人以為知音次聘齊與安嬰相善次

聘鄭與公孫僑相善及衛與蘧瑗相善適晉與趙武韓起魏舒相善所善者皆一時賢臣札之賢亦可知矣方以趙武韓起魏舒為最難最難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盧蒲癸計逐慶封

楚靈王大合諸侯

齊國也還是箇大國慶封盧嬰嬰也還是個大臣乃至兩家妻妾同室宣淫出于市井無賴之所不忍以如此人而居民上不

知其將何以治人也

公卿表率羣僚教化百姓乃至宣淫縱慾已無人品及眼見妻妾淫亂不以爲辱且縱其歡謔這等人心肝正不知是如何生法

盧蒲癸志在報仇其縱妻子與慶封通奸或卽以爲報仇之地未可知也至自己又通于封之妻妾是不肯失便宜耳于尾子雅于崔慶弑君之罪却不知討爲其刻減膳品便發怒而謀之純是小人心胸何嘗識得大義其說爲先君報仇只是藉作題耳

良霄自己已有罪死不爲枉卽使爲厲豈能禍及善人其云將殺駟帶印段或二人之數已盡良霄因乘之耳子產乃不曉諭國人除其驚惑反爲立後終是見理不真仍爲禍福所動蔡景之

之後恐人暗算每出入必使親近之士執戈先後防衛自後遂以爲

例慶全因寵信盧蒲癸王何卽用二人執戈好兩個餘人因此不敢

近前舊規公家供卿大夫每日之膳例用雙雞這個制度却是時景

公性愛食雞跖一食數十公卿家效之皆以雞爲食中之上品因此

雞價騰貴御廚以舊額不能供應往慶氏請益盧蒲癸有心欲揚慶

氏之短勸慶舍勿益謂御廚曰供膳任爾何必雞也於是御廚乃以

鷩代之僕輩疑鷩非膳品又竊食其肉是日大夫高蠆字子尾樂

寵字子雅俱惠待食于景公見食肉無雞但雞骨耳大怒曰慶氏爲

政刻減公膳而慢我至此不食而出高蠆欲往責慶封樂寵勸止之

早起人告知慶封慶封謂盧蒲癸曰子尾子雅怒我矣將若之何

有毛病盧蒲癸曰怒則殺之何懼焉假說盧蒲癸告其兄癸癸與王

何謀曰高樂二家與慶氏有隙可借助也何乃夜見高蠆詭言慶氏

要攻高欒二家高蕞天怒曰慶封實與崔杼同弑莊公今崔氏已滅

惟慶氏在吾等當為先君報仇何不早圖直王何曰此何之志也大

夫謀其外事何與欒氏謀其內事茂不濟矣高蕞陰與欒竈商議乘

間而發陳無宇鮑國叔牙之孫晏嬰等無不知之可見人亦非為密之器

取但惡慶氏之專橫莫可言者盧蒲癸與王何卜攻慶氏卜者獻絲

詞曰

虎離穴

彪見血

癸以龜兆問於慶舍曰有欲攻仇家者卜得其兆請問吉凶就去問

慶舍視兆曰必克虎與彪父子也離而見血何不克焉所仇者何

人癸曰鄉里之平人耳慶舍更不疑惑秋八月慶封率其族人慶

慶遺往東萊出獵亦使陳無宇同往無宇別其父須無須無謂慶

氏禍將及矣同行恐與其難何不辭之無宇對曰辭則疑故不敢

罪浮于衛宣蓋宣姜雖為急子所聘然尙未入室芋氏則成婦

人矣子般弑父大逆之罪固無所逃然論致弑之由則蔡景罪

亦不減

楚圍心地奸險固不消說論他作為只是一個妄誕狂夫並不

在奸雄之列只看他作事全是恃力強為不顧道理真是下品

人物

話說周靈王長子名晉字子喬聰明天縱好吹笙作鳳凰鳴立為太

子年十七偶遊伊洛各水歸而死靈王甚痛之有人報道太子於緱

嶺上跨白鶴吹笙寄語士人曰好謝天子吾從浮丘公住嵩山甚樂

也不必懷念浮丘公古仙人也靈王使人發其冢惟空棺耳乃知其

仙去矣此等事大率出于妄誕至靈王二十七年夢太子曰控鶴來

迎既覺猶聞笙聲在戶外靈王曰兒來迎我我當去矣遺命傳位次

子貴無疾而崩貴即位是為景王是年國康王亦薨令尹屈建與羣臣共議立其母弟麋音為王未幾屈建亦卒公子圍代為令尹此事敘明且閣過一邊再說國相國慶封既專國政益荒淫自縱政只是

為此四字可鄙可嘆一日飲于盧蒲癸之家盧蒲癸使其妻出而獻酒封見而

悅之遂與之通不知何以因以國政交付于其子慶舍遷其妻妾財

幣于盧蒲癸之家封與癸妻同宿癸亦與封之妻妾相通兩不禁忌

有時兩家妻小合做一處飲酒歡譁醉後囉呢左右皆掩口封與癸

不以為意兩家這幾個淫婦也虧他好厚臉皮癸請召其兄盧蒲癸于國慶封從之癸

既歸國封使事其子慶舍舍齊力策人癸亦有勇且善諛故慶舍愛

之以其女慶姜妻癸翁婿相稱寵信彌篤癸一心只要報莊公之仇

這個人毫無同心者乃因射獵極日誇王何之勇慶舍問王何在

何處癸曰在國國慶舍使召之王何歸國慶舍亦愛之自崔慶造亂

若詭以他故召我可圖歸也遂從慶封出獵去訖盧蒲癸喜曰卜人

所謂虎離穴者此其驗矣將乘嘗祭秋祭日嘗舉事陳須無知之恐其子

與于慶封之難詐稱其妻有病使人召無宇歸家無宇求慶封卜之

暗中禱告却通陳慶氏吉凶慶封曰此乃滅身之卦下剋其上卑剋

其尊恐老夫人之病未得痊也無宇捧龜涕泣不止慶封憐之乃遣

歸慶嗣見無宇登車問何往曰母病不得不歸言畢而馳慶嗣謂慶

封曰無宇言母病殆詐也國中恐有他變夫子當速歸必定是無宇

處然慶嗣却算聰明慶封曰吾兒在彼何慮豈知兒子亦不能自保無宇既濟河乃發梁

折橋也鑿舟以斷慶封之歸路封不知也時八月初旬將盡矣盧蒲癸

部署家甲匆匆有戰鬪之色其妻慶姜謂癸曰子有事而不謀于我

必不捷矣必定盧蒲癸素日智短癸笑曰汝婦人也安能為我謀哉慶姜曰子

不聞有智婦人勝于男子乎武王有亂臣十人邑姜與焉此婦人又念過朱子

大奇何為不可謀也癸曰昔鄭大夫雍刺以鄭君之密謀洩于其妻

雍姬卒致身死君遂為世大戒吾甚懼之只這句語便是露幾慶姜曰婦人以

夫為天夫倡則婦隨之况重以君命乎雍姬惑于母言以害其夫婦此

人又能熟知列國典故大奇此閨閻之螫賊何足道哉癸曰假如汝居雍姬之地

當若何即使不說亦自了然慶姜曰能謀則共之即不能亦不敢洩癸曰今齊

侯若慶氏之專與樂高二大夫謀逐汝族吾是以備之汝勿洩也或備

竟洩汝謂父慶姜曰相國方出獵時可乘矣癸曰欲俟嘗祭之日慶姜曰

夫子謂父慶舍剛復自任耽于酒色怠于公事無以激之或不出奈何妾

請止其行舉動分明是第二個雍姬彼之出乃決矣癸曰吾以性命托于子勿效

彼雍姬也倘或竟效汝將奈何終是不說與不放他去之為穩也慶姜往告慶舍曰聞子尾子

雅將以嘗祭之隙行不利于夫子夫子不可出也却不會說說慶舍怒曰

二三耆魯如禽獸吾寢處之誰敢為難即有之吾亦何懼却不想到自己身邊

人妻身計慶姜歸報盧蒲癸預作淮備至期齊景公行嘗祭于太廟諸

大夫皆從慶舍泄事主祭慶繩族主獻爵慶氏以家甲環守廟宮

盧蒲癸王何執寢戈立于慶舍之左右即此可知亦皆勒變寸步不離正壞在

陳鮑二家有國人善為優戲故意使在魚里街撕潢慶氏有馬驚而

逸走眾軍士逐而得之乃盡繫其馬此始亦是諸人之計不然何以馬偏驚也解甲釋兵

共往觀優樂高陳鮑四族家丁俱集于廟門之外盧蒲癸托言小便

出外約會停當密圍太廟癸復入立于慶舍之後倒持其戟以示高

蠡倒戟為蠡會意使從人以闔擊門扉三聲甲士蜂擁而入慶舍驚

起即有之亦不懼何須驚也向未離坐盧蒲癸從背後刺之刃入于脇王何以戈

擊其左肩肩折慶舍目視王何曰為亂者乃汝曹乎可不以右手取

俎壺投王何何立死盧蒲癸呼甲士先擒慶繩殺之慶舍傷重負痛

不能忍隻手抱廟柱搖撼之廟脊俱為震動行幸不道大叫一聲而

崩

絕景公見光景利害大驚欲走避晏嬰密奏曰羣臣為先君欲誅慶氏以安社稷無他慮也景公方纔心定脫了祭服登車入于內宮盧蒲葵為首同四姓之甲盡滅慶氏之黨令各姓分守城門以拒慶封防守嚴密水洩不通却說慶封田獵而回至于中途遇慶舍逃出家丁前來告亂慶封聞其子被殺大怒却道吾兒在彼何處遂還攻西門城中守禦嚴緊不能攻克卒徒漸漸逃散慶封懼遂出奔魯國不但不能魯人將執慶封以界齊人慶封聞而懼復奔吳國吳王夷昧以朱方今丹陽縣居之厚其祿入視齊加富使何察楚國動靜魯大夫子服何聞之謂叔孫豹曰慶封又富于吳殆天福淫人乎此間不可少叔孫豹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自是正論慶氏之殃至矣又何福焉慶封既奔於是高蠆樂竈為政乃宣崔慶之罪于國中陳慶舍之尸於朝以殉求崔杼之

柩不得懸賞購之有能知柩處來獻者賜以崔氏之拱璧崔之圉人貪其璧遂出首於是發崔氏祖塋得其柩斲之見二屍不知棠姜形容如故否一笑景公欲並陳之晏嬰曰戮及婦人非禮也想是棠姜在日亦與乃晏子有情乎一笑獨陳崔杼之屍于市國人聚觀猶能識認曰此真崔子矣諸大夫分崔慶之邑以慶封家財俱在盧蒲葵之室責葵以淫亂之罪放之于北燕盧蒲葵亦從之二氏家財悉為眾人所有不知那些婦女作何下落惟陳無字一無所取慶氏之莊有木材百餘車眾議納之陳氏無字悉以施之國人繇是國人咸誦陳氏之德此周景王初年事也其明年樂竈卒子樂施嗣為大夫與高蠆同執國政高蠆忌高厚之子高止以二高並立為嫌何不自家迴避高止高俟之後齊之命卿高蠆乃惠公子子高之後也乃逐高止止亦奔北燕止之子高堅據盧邑以叛景公使大夫閻邱嬰帥師圍盧高堅曰吾非叛懼高氏之不祀也閻邱嬰許為高氏立後高堅遂出奔魯

國閻邱嬰復命于景公景公乃立高邲音以守高侯之祀高蠆怒曰  
 本遣閻邱欲除高氏去一人立一人何擇焉乃謂殺閻邱嬰諸公子  
 于山子商子周等皆為不平紛紛譏議高蠆怒以他事悉逐之國中  
 側目未幾高蠆卒早知袍影須與事悔把恩仇抵死分關此為之一嘆于高彊嗣為大夫高彊  
 年幼未立為卿大權悉歸于欒施矣此段話且閣過一邊是時置楚  
 通和列國安息鄭大夫良霄字伯有乃公子去疾之孫公孫輒之子  
 時為上卿執政性汰侈嗜酒每飲輒通夜飲時惡見他人惡聞他事  
 乃掘地為室置飲具及鐘鼓于中為長夜之飲飲酒時遇惡客闕席及開事時噪實是可厭如此飲法甚佳但家臣來朝者皆不得見日中乘醉入朝言于鄭  
 簡公欲遣公孫黑字子哲公子駟之子為駟氏往邇修聘公孫黑方與公孫楚字  
南公孫爭娶徐吾犯之妹不欲遠行來見良霄求免閻人辭曰主公  
蠆之子已進窟室不敢報也公孫黑大怒遂悉起家甲乘夜同印段圍其第

縱火焚之一日不得見可俟二日二日如再不良霄已醉眾人扶之

上車奔雍梁鄭良霄方醒問公孫黑攻已大怒居數日家臣漸次俱

到述國中之事言各族結盟以拒良氏惟國民罕氏不與盟霄喜曰

二氏助我矣乃還攻鄭之北門公孫黑使其任駟帶同印段公子豐

率勇士拒之良霄戰敗逃于屠羊之肆為眾兵所殺此乃真為長家

臣盡死公孫僑字子產公孫聞良霄死亟趨雍梁撫良霄之屍而哭之

曰兄弟相攻天乎何不幸也盡斂家臣之屍與良霄同葬于斗城之

村公孫黑怒曰子產乃黨良氏耶欲攻之上卿罕虎字子皮公孫止

之曰子產如禮于死者况生者乎禮國之幹也殺有禮不祥罕虎所

黑乃不攻鄭簡公使罕虎為政罕虎曰臣不如子產乃使公孫僑為

政時鄭景王之三年也公孫僑既執鄭政乃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

別卑有上亦有服公卿大夫田有封洫田邑有封疆廬井有伍同里有伍相

保之 尚忠儉抑奢侈公孫黑亂政數其罪而殺之此是後又有他事  
法 莫誤了 又鑄刑書以威民立鄉校以聞過國人乃歌詩曰

我有子弟

子產誨之

我有田疇

子產殖之

子產而死

誰其嗣之

二日鄭人出北門恍惚間遇見良霄身穿甲冑提戈而行曰帶與段

害我我必殺之其人歸述于他人遂患病於是國中風吹草動便以

為良霄來矣男女皆奔走若狂如避戈矛

良霄只說殺帶與段眾人奔走是那一點却患人往

往如此可笑

未幾駟帶病卒又數日印段亦死國人大懼晝夜不寧公孫

僑言于鄭君以良霄之子良止為大夫主良氏之祀并立公子嘉之

子公孫洩於是國中訛言頓息行人

言使命

游吉字子羽問于僑曰

立後而訛言頓息是何故也僑曰凡凶人惡死其魂魄不散皆能為

厲若有所歸依則不復然矣吾立神為之歸也

只在禍福上起見不曾論理

游吉

曰若然立良氏可矣何以并立公孫洩豈慮子孔公行亦為厲乎僑

曰良霄有罪不應立後若因為厲而立之國人皆惑于鬼神之說不

可以為訓故吾托言於存七穆之絕祀良孔二氏并立所以除民之

惑也

因其為厲而立後誰人不知如何除得民惑游吉乃嘆服再說

為其世子般娶冠女芋氏為室景公私通於芋氏

偏生是媳婦好豈非怪事

世子

般怒曰父不父則子不子矣乃偽為出獵與心腹內侍數人潛伏於

內室景公認道其子不在遂入東宮逕造芋氏之室世子般率內侍

突出砍殺景公

却不知如何處置芋氏

以暴疾訃于諸侯遂自立為君是為靈

公史臣論般以子弑父千古大變然景公淫于子婦自取悖逆亦不

能無罪也有詩嘆云

新臺醜行污青史

蔡景如何復蹈之

逆刃忽從宮內起

因思急子可憐兒



蔡世子般雖以暴疾訃於諸侯然弑逆之迹終不能掩自本國傳揚出來各國誰不曉得但是時盟主偷情不能行誅討之法耳也今日起

其年秋宋宮中夜失火夫人乃魯女伯姬也左右見火至稟夫人

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火勢雖迫豈可廢義這

高木免過潤蓋聖人自有處比及傅母來時伯姬已焚死矣國人皆

為嘆息時晉平公以宋有合成之功憐其被火乃大合諸侯于澶淵

各出財幣以助宋宋儒胡安定論此事以為不討蔡世子弑父之罪

而謀恤宋災輕重失其等耳不討逆國是偷安恤災却仍不失此平

公所以失霸也周景王四年晉楚以宋之盟故將復會于虢北西號

時魯公子圍代屈建為令尹圍乃共王之庶子年齒最長為人桀驁

不恭恥居人下這種人最不可使之得權恃其才器陰畜不臣之志欺熊麋微弱

事多專決忌大夫遠掩之忠直誣以謀叛殺之而併其室這便見頭

了分交結大夫遠罷伍舉之子為腹心日謀篡逆嘗因出田郊外擅用

楚王旌旗行至芋音芋尹申無字數其僭分收其旌旗于庫好個

力尹圍稍戢至是將赴虢之會圍請先行聘于鄭欲娶豐氏之女公

後豐之臨行謂楚王曰楚已稱王位在諸侯之上凡使臣乞得用諸侯

之禮庶使列國知楚之尊熊麋許之公子圍遂僭用天子之儀衣服

器用擬於侯伯用二人執戈前導將及鄭郊郊人疑為楚王驚報國

中鄭君臣俱大駭星夜匍匐出迎及相見乃公子圍也公孫僑惡之

該惡之甚恐其一入國中或生他變慮得乃使行人游吉辭以城中舍館

頽壞未及修葺乃館于城外公子圍使伍舉入城議婚豐氏鄭伯許

之既行聘筐篚甚盛臨娶時公子圍忽萌襲鄭之意欲借迎女為名

盛飾車乘機行事豈是有緣公孫僑曰圍之心不可測也必去眾而

後可林佩正着游吉曰吉請往再辭之於是游吉往見公子圍曰聞令尹

後可林佩正着游吉曰吉請往再辭之於是游吉往見公子圍曰聞令尹

後可林佩正着游吉曰吉請往再辭之於是游吉往見公子圍曰聞令尹

將用眾迎傲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除地于城外以聽迎婦之命

公子圍曰君辱賜寡大夫圍賜以豐氏之婚若迺于野外何以成禮

不知借婚而謀游吉日禮軍容不入國况婚姻乎令尹若必用眾

以壯觀瞻請去兵備伍舉密言于圍曰鄭人知備我矣不如去兵乃

使士卒悉棄弓矢垂橐而入橐弓衣也垂之以示無弓迎豐氏于館舍遂赴會所

晉趙武及宋魯齊衛陳蔡鄭許各國大夫俱已先在公子圍使人言

于晉曰晉有盟在前今此番尋好不必再立誓書重復歃血但將

盟宋舊約表白一番令諸君勿忘足矣這主意明是欺人不邢午謂

趙武曰圍之此言恐晉爭先也前番讓楚先晉今番晉合先趙若讀

舊書趙常先矣子以為何如趙武曰圍之在會緝蒲為王宮威儀與

楚王無二其志不惟外充將有內謀不如姑且聽之以驕其志子圍

內謀無所損益于我而盟誓常先則武之所損多矣欲驕邢午曰雖

其志何為也乎趙武只是怯懦畏楚借詞以解說于人耳

然前番子木屈建衷甲赴會幸而不發今圍更有甚焉吾子宜為之

備正該趙武曰所以尋好者尋弭兵之約也武知有守信而已不知

其他不知能必楚既登壇公子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趙武唯唯既

畢事公子圍遽歸諸大夫皆知圍之將為趙君也史臣有詩云

任教貴倨稱公子 何事威儀效楚王

列國盡知成跋扈 郊敖燕雀尚怡堂

趙武心中終以讀舊書先趙為恥可知前對恐人議論將守信之

語向各國大夫再三分割說了又說及還過鄭魯大夫叔孫豹同行

武復言之豹曰相君謂弭兵之約可終守乎豈被得好武曰吾等偷

食猶言朝夕圖安何暇問及遠自是將鄭大夫罕虎曰趙孟

武將死矣其語偷不為遠計且年未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歲老

人其能久乎即今人所謂未幾趙武卒韓起代之為政不在話下再

東周列國志

說楚公子圍歸國值熊麋抱病在宮圍入宮問疾托言有密事啟奏

遣開嬪侍解冠纓扣熊麋之頸須臾而死無過破弑死得可憐麋有二子曰慕

比字子干宮廐尹熊黑肱字子皙聞楚王父子被殺懼禍比出奔魯

黑肱出奔鄭公子圍訃于諸侯曰寡君麋不祿即位寡大夫圍應為

後伍舉更其辭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此句便冠冕許多可圍於是嗣

即王位改名熊虔是為靈王以遠罷為令尹鄭丹為右尹代子伍舉

為左尹鬬成然為郊尹太宰伯州犁有公事在郊地在襄城楚王慮其不

服使人殺之獻媚者果何益乎因葬楚王麋于郊謂之郊敖楚人謂未成君為敖以遠

啟疆代為太宰立長子祿為世子靈王既得志愈加驕恣有獨霸中

原之意使伍舉求諸侯于晉又以豐氏女族微不堪為夫人并求婚

于晉侯晉平公新喪趙武懼楚之強不敢違抗一一聽之兩次先楚已足怯懦

即使趙武而在亦未能拒命也周景王六年為楚靈王之二年冬十二月鄭簡公

許悼公如楚楚靈王留之以待伍舉之報伍舉還楚復命言晉侯二

事俱諾靈王大悅遣使大徵會于諸侯約以明年春三月為會于申

鄭簡公請先往申地以待諸侯靈王許之至次年之春諸國赴會者

接踵不絕惟魯衛托故不至宋遣大夫向戌代行其地蔡陳徐滕

胡沈小邾等國君俱親身赴會楚靈王大率兵車來至申地諸侯俱

來相見右尹伍舉進曰臣聞欲圖霸者必先得諸侯欲得諸侯者必

先慎禮把禮字解錯了得諸侯者當在天理人心舉動大事上講豈儀文之謂乎今吾王始求諸侯于

宋向戌鄭公孫僑皆大夫之良號為知禮者不可不慎也靈王曰古

者合諸侯之禮何如伍舉曰夏啟有鈞臺之享鈞臺在河南陽翟縣

湯有啟毫之命長山在亳周武有孟津之誓孟地在孟州成王有岐陽之

蒐康王有酆宮之朝酆宮在酆穆王有塗山之會塗山在壽州齊桓公

蒐康王有酆宮之朝酆宮在酆穆王有塗山之會塗山在壽州齊桓公

有召陵之師晉文公有踐土之盟此六王二公所以合諸侯者莫不  
有禮惟君所擇靈王曰寡人欲霸諸侯當用齊桓公召陵之禮但不  
知其禮如何伍舉對曰夫六王二公之禮臣聞其各實未之習也以  
所問齊桓公伐楚退師召陵楚使先大夫屈完如齊師桓公大陳八  
國車乘以眾強誇示屈完說到此處更然後合諸侯與屈完盟會今  
諸侯新服吾王亦惟示以眾強之勢使其怖畏然後徵會討貳不敢  
不從矣靈王曰寡人欲用兵于諸侯效桓公伐楚之事誰當先者伍  
舉對曰齊慶封弑其君逃於吳國吳不討其罪又加寵焉楚以朱方  
之地聚族而居富于其舊齊人情怨夫吳我之仇也若用兵伐吳以  
誅慶封為名則一舉而兩得矣齊桓何曾我君只怕人靈王曰善於  
是盛陳車乘以恐脅諸侯即申地為會盟以徐君是吳姬所出疑其  
附吳繫之三日徐子願為伐吳向導乃釋之使大夫屈申率諸侯之

師伐吳圍朱方執齊慶封盡滅其族此以朱方處慶封原以何楚國

可謂無用屈申聞吳人有備遂班師以慶封獻功靈王欲戮慶封以

之甚矣然該斟酌而行狗于諸侯伍舉諫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若戮慶封恐其反唇而

稽也自己原有短處自靈王不聽乃負慶封以斧鉞綁示軍前以刀

按其頸迫使自言其罪曰各國大夫聽者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

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遂大聲叫曰各國大夫聽者無或如楚共王

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左右是死落得暢觀

者皆掩口而笑靈王大慙使速殺之胡曾先生咏史詩云

亂賊還將亂賊誅 雖然勢屈肯心輸

楚虔空自誇天討 不及莊王戮夏舒

靈王自申歸楚怪屈申從朱方班師不肯深入疑其有二心於吳殺

之以疑殺人以屈申屈建代為大夫薳罷如齊迎夫人姬氏以歸薳

罷遂為令尹是年冬吳王夫差帥師伐楚入棘櫟麻東都以報朱

方之役楚靈王大怒復起諸侯之師伐吳越君允常恨吳侵掠亦使

大夫常壽過帥師來會楚將景舍彊為先鋒引舟師先至鵲岸地在廬江

弟蹶絲犒師靈王怒而執之將殺其血以釁軍鼓先使人問曰汝來

時曾卜吉凶否蹶絲對曰卜之甚吉使者曰君王將取汝血以釁軍

鼓何吉之有蹶絲對曰吳所卜乃社稷之事豈為一人吉凶哉寡君

之遣絲犒師蓋以察王怒之疾徐而為守禦之緩急君若驩焉好逆

使臣使敝邑忘于儆備亡無日矣若以使臣釁鼓敝邑知君之震怒

而修其武備於以禦楚有餘矣吉熟大焉蹶絲之對大有條理有次第吳已浸浸有大國風

靈王曰此賢士也乃赦之歸楚兵至吳界吳設守甚嚴不能攻入而

還靈王乃嘆曰向乃枉殺屈申矣屈申吳水僕靈王既歸恥其無功乃

大興土木欲以物力制度誇示諸侯便是下意築一宮名曰章華在利州城

外沙廣袤四十里中築高臺以望四方臺高三十仞曰章華臺亦名

三休臺臺名亦甚俗以其尚峻凡登臺必三次休息始陟其顛也其中宮

室亭榭極其壯麗環以民居凡有罪而逃亡者皆召使歸國以實其

宮宮成遣使徵召四方諸侯同來落成宮室始成祭之為落不知諸侯幾位到

來且看下回分解

大

